

宋

史

百十

列傳卷第一百四十七 宋史三百八十八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軍事前書丞相兼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_臣脫等奉

勅修

周執羔 王希呂 陳良祐

李浩 陳橐 胡沂

唐文若 李燾

周執羔字表卿信州弋陽人宣和六年舉進士廷試
徽宗擢為第二授湖州司士曹事俄除太學博士建
炎初乘輿南渡自京師奔詣揚州不及遂從隆祐太
后于江西還覲會稽尋以繼母劉疾乞歸就養調撫

宋史三百八十八

州宜黃縣丞時四境倣擾潰卒相挺為變令大恐不知所為執羔諭以禍福皆斂手聽命既又誅其黨執首謀者斬以徇邑人德之至繪像立祠紹興五年改秩通判湖州丁母憂服闋通判平江府召為將作監丞明年春遷太常丞會始議建明堂大樂久廢不脩詔奉常習肄之訪輯舊聞庀閱工器制作始備累遷右司員外郎八月擢權禮部侍郎充賀金生辰使往歲奉使官得自辟其屬賞典既厚願行者多納金以請執羔始拒絕之使還兼權吏部侍郎請賜新進士聞喜宴于禮部從之軍興廢此禮至是乃復同知貢

舉舊例進士試禮部下歷十八年得免舉又四試禮
部下始特奏名推恩秦檜既以科第私其子士論謹
譁為減三年以悅衆執羔言祖宗法不可亂繇此忤
檜御史劾罷之又六年起知眉州徙閬州又改夔州
兼夔路安撫使夔部地接蠻獠易以生事或告溱播
夷叛其豪帥請遣兵致討執羔謂曰朝廷用爾為長
今一方繹騷責將焉往能盡力則貫爾一兵不可得
也豪懼斬叛者以獻夷人自是皆惕息三十年知饒
州尋除敷文閣待制乾道初守婺州召還提舉佑神
觀兼侍講首進二說以為王道在正心誠意立國在

四百十介
節用愛人二年四月復為禮部侍郎孝宗患人才難
知執羔曰今一介干進亦蒙賜召口舌相高殆成風
俗豈可使之得志哉上曰卿言是也一日侍經筵自
言學易知數臣事陛下之日短已乃垂涕上惻然即
拜本部尚書升侍讀固辭不許方士劉孝榮言統元
曆差命執羔釐正之執羔用劉羲叟法推日月交食
考五緯羸縮以紀氣朔寒溫之候撰曆議曆書五星
測驗各一卷上之上嘗問豐財之術執羔以為蠹民
之本莫甚於兵古者興師十萬日費千金今尺籍之
數十倍於此罷癯老弱者幾半不汰之其弊益深論

和糴本以給軍興豫凶災蓋國家一切之政不得已而為之若邊境無事妨於民食而務為聚斂可乎舊糴有常數比年每郡增至一二十萬石今諸路枯旱之餘蟲螟大起無以供常稅况數外取之乎宜視一路一郡一縣豐凶之數輕重行之災甚者蠲之可也上矍然曰災異如此乃無一人為朕言者即詔從之充安恭皇后叢宮按行使日與閹人接卒事未嘗交一談閹亦服其長者不怨也拜疏求去上謂輔臣曰朕惜其老成宜以經筵留之除寶文閣學士提舉佑神觀上曰遂除龍圖可也經筵二年每勸上以辨忠

三百九十六
邪納諫爭上深知其忠明年三月告老上諭曰祖宗
時近臣有年踰八十尚留者卿之齒未也命却其章
閏月復申前請上度不可奪詔提舉江州太平興國
宮賜茶藥御書恩禮尤渥公鄉祖帳都門外搢紳榮
之時閩粵江西歲饑盜起執羔陛辭以為言詔遣太
府丞馬希言使諸路振救之乾道六年卒年七十七
執羔有雅度立朝無朋比治郡廉恕有循吏風手不
釋卷尤通于易

王希呂字仲行宿州人渡江後自北歸南既仕寓居
嘉興府乾道五年登進士科孝宗獎用西北之士六

年召試授祕書省正字除右正言時張說以攀援戚
屬擢用再除簽書樞密院事希呂與侍御史李衡交
章劾之上疑其合黨邀名責遠小監當既而悔之改
授宮觀方說之見用氣勢顯赫後省不書黃學士院
不草詔皆相繼斥逐而希呂復以身任怨去國之日
屏徒御躡履以行恬不為悔由是直聲聞于遠邇雖
以此黜亦以此見知出知廬州淳熙二年除吏部員
外郎尋除起居郎兼中書舍人淮右擇帥上以希呂
已試有功令知廬州兼安撫使脩葺城守安集流散
兵民賴之加直寶文閣江西轉運副使五年召為起

居郎除中書舍人給事中轉兵部尚書改吏部尚書
求去乃除端明殿學士知紹興府尋以言者落職處
之晏如治郡百廢俱興尤敬禮文學端方之士天性
剛勁遇利害無回護意惟是之從嘗論近習用事語
極切至上變色歆起希呂挽御衣曰非但臣能言之
侍從臺諫皆有文字來矣佐漕江西嘗作拳石記以
示僚屬一幕官舉筆塗數字舉坐駭愕希呂覽之喜
其不阿薦之居官廉潔至無屋可廬由紹興歸有終
焉之意然猶寓僧寺上聞之賜錢造第後以疾卒于
家

陳良祐字天與婺州金華人年十九預鄉薦間歲入
太學紹興二十四年擢進士第調興國軍司戶未上
有薦于朝者召除太學錄樞密院編脩官中丞汪澈
薦除監察御史累遷軍器監兼鄧王府直講隆興元
年出爲福建路轉運副使丁父憂服闋乾道三年除
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遷起居郎尋除左司諫首
言會子之弊願捐內帑以紓細民之急上曰朕積財
何用能散可也慨然發內府白金數萬兩收換會子
收銅版勿造軍民翕然未幾戶部得請改造五百萬
又奏陛下號令在前不能持半歲久以此令民誰能

信之豈有不印交子五百萬遂不可為國乎既而又
欲造會子二千萬屢爭之不得遂請以五百萬換舊
會俟通行漸收之常使不越千萬之數上銳意圖治
以唐太宗自比良祐言太宗政要願賜省覽擇善而
從知非而戒使臣為良臣勿為忠臣上曰卿亦當以
魏徵自勉又言陛下躬行節儉弗殖貨利或者託肺
腑之親為市井之行以公侯之貴牟商賈之利占田
疇擅山澤甚者發船舶招蕃賈貿易寶貨糜費金錢
或假德壽或託椒房犯法冒禁專利無厭非所以維
持紀綱保全戚畹願嚴戒勅苟能改過富貴可保如

其不悛以義斷恩時左相丁外艱詔起復良祐言起復非正禮今無疆場之事宜使之終喪遂寢遷右諫議大夫兼侍講同知貢舉除給事中兼直學士院遷吏部侍郎尋除尚書時議遣泛使請地良祐奏陛下恢復之志未嘗忘懷然詞莫貴於僉同不可不察博訪歸於獨斷不可不審固有以用衆而興亦有以用衆而亡固有以獨斷而成亦有以獨斷而敗今遣使乃啓釁之端萬一敵騎犯邊則民力困於供輸州郡疲於調發兵拏禍結未有息期將帥庸鄙類乏遠謀對君父則言効死臨戰陣則各求生有如符離之役

不戰自潰瓜州之遇望敵驚奔孰可仗者此臣所以
未敢保其萬全且今之求地欲得河南曩歲嘗歸版
圖不旋踵而又失如其不許徒費往來若其許我必
邀重幣經理未定根本內虛又將隨而取之矣向之
四郡得之亦勤尚不能有今又無故而求侵地陛下
度可以虛聲下之乎况止求陵寢地在其中曩亦議
此觀其答書幾於相戲凡此二端皆是求釁必須遣
使則祈請欽宗梓宮猶爲有辭內視不足何暇事外
邇者未懷豈能綏遠奏入忤旨貶瑞州居住尋移信
州九年許令自便淳熙四年起知徽州尋除敷文閣

待制知建寧府卒

李浩字德遠其先居建昌遷臨川浩早有文稱紹興十二年擢進士第時秦熺挾宰相子以魁多士同年皆見之或拉浩行毅然不往調饒州司戶參軍襄陽府觀察推官連丁內外艱繼調金州教授改太常寺主簿尋兼光祿寺丞輪對首陳無逸之戒且言宿衛大將楊存中恩寵特異待之過非其福上悟旋令就第自秦檜用事塞言路及上總攬權綱激厲忠讜此習尚存朝士多務慎默至是命百官轉對浩與王十朋馮方查籛胡憲始相繼言事聞者興起浩不安於

朝請祠主管台州崇道觀以歸孝宗即位以太常丞
召時張浚督師江淮宰相多抑之浩引仁宗用韓琦
范仲淹詔章得象故事乞戒諭令同心協濟兼權吏
部郎官浩雅為湯思退所厚御史尹穡欲引之以共
擠浚因薦浩及對乃明示不同之意二人皆不樂踰
年始除員外郎兼皇子恭王府直講在王府多所裨
益且因事以及時政書之於冊幸上或見之王亦素
所愛重他日外補累年以歸王喜曰李直講來矣未
幾宰相召為郎者四人將進用之尤屬意浩浩嘿然
無一辭同舍皆遷浩獨如故踰年浙河水災詔郎官

館職以上條時政闕失浩謂上憂勞如此今何可不
言即奏疏指論近臣併及宰執惟奉行臺諫多迎合
百執事顧忌畏縮反覆數千言傾倒罄竭見者悚慄
上不以為忤執事者深忌之乞外得台州州有揀中
禁軍五百人訓練官貪殘失衆心不逞者因謀作亂
忽露刃於庭浩謂之曰汝等欲為亂乎請先殺我衆
駭曰不敢乃徐推其為首者四人黥徙之迄無事除
直祕閣並海有宿寇久不獲浩募其徒自縛贖罪即
得其魁里豪民鄭憲以貲給事權貴人門囊橐為姦
事覺械繫之死獄中盡籍其家徙其妻孥權貴人教

其家訟寃且誣浩以買妾事言者用是擠之疏方上
權參政劉珙越次奏曰李浩為郡獲罪豪民為其所
誣臣考其本末甚白上顧曰守臣不畏彊禦豈易得
邪且門章安在珙袖出之遂留中不下大理觀望猶
欲還其所沒貲上批其後曰台州所斷至甚允當鄭
憲家資永不給還流徙如故浩始得安明年除司農
少卿時朝廷和糴米八萬董其事者賤糴濕惡隱刻
官錢戶部不敢詰浩白發其姦下有司窮竟戶部欲
就支稽見數大理附會之浩爭曰非但惠姦且虧軍
食上是其言會大理奏結他獄上顧輔臣曰棘寺官

得剛正如李浩者為之已而卿缺又曰無以易浩遂
除大理卿時上英明有大有為之志廷臣不能奉行
誕慢苟且依違事浩前在司農嘗因面對陳經理
兩淮之策至是為金使接伴還奏曰臣親見兩淮可
耕之田盡為廢地心嘗痛之條畫營屯以為恢復根
本又言比日措置邊事甚張皇願戒將吏嚴備禦無
規微利近功日與大臣脩治具結人心持重安靜以
俟敵釁上悉嘉納宰相議遣泛使浩與辨其不可至
以官職誅之浩怒以語觸之且力求外以直寶文閣
知靜江府兼廣西安撫有尚書郎入對論及擇帥事

上曰如廣西朕已得李浩矣又諭大臣曰李浩營田
議甚可行大臣莫有應者浩至郡舊有靈渠通漕運
及灌溉歲久不治命疏而通之民賴其利邕管所隸
安平州其酋恃險謀聚兵為邊患浩遣單使諭以禍
福且許其引赦自新即日叩頭謝過焚徹水柵聽太
府約束治廣二年召還入對論俗不美者八其言曰
陛下所求者規諫而臣下專務迎合所貴者執守而
臣下專務順從所惜者名器而僥倖之路未塞所重
者廉恥而趨附之門尚開儒術可行而有險詖之徒
下情當盡而有壅蔽之患期以氣節而偷惰者得以

苟容責以實效而誕慢者得以自售上問誕慢謂誰
浩具以實對翌日謂宰相曰李浩直諒遂除權吏部
侍郎時政府有怙寵竊權者黨與非一自浩之入已
相側目且欲以甘言誘之浩中立不倚拒弗納於是
相與謀嗾諫議大夫姚憲論浩以彊狠之資挾奸諛
之志寘之近列變亂黑白未及正謝而罷乾道九年
提舉太平興國宮明年夏夔路闕帥命浩以祕閣脩
撰寵其行夔有羈縻州曰思州世襲為守則田氏與
其猶子不協將起兵相攻浩草檄遣官為勸解二人
感悟歃血盟盡釋前憾邊得以寧踰年以疾請祠提

舉王隆萬壽宮命未至以淳熙三年九月卒年六十
一諸司奏浩盡瘁其職以死詔特贈集英殿脩撰浩
天資質直涵養渾厚不以利害動其心少力學為文
辭及壯益沈潛理義立朝慨然以時事為己任忠憤
激烈言切時弊以此見忌於衆平居未嘗假人以辭
色不知者以為傲或譖於上前上謂斯人無他在朕
前亦如此非為傲者小人憚之誘以祿利正色不回
謀害之者無所不至獨賴上察其衷始終全之為郡
尤潔己自海右歸不載南海一物平生奉養如布衣
時風裁素高人不取干以私云

陳橐字德應紹興餘姚人入太學有聲登政和上舍
第教授寧州以母老改台州士曹治獄平允更攝天
台臨海黃巖三邑易越州新昌令皆以愷悌稱呂頤
浩欲援為御史約先一見橐曰宰相用人乃使之呈
身耶謝不往趙鼎李光交薦其才紹興二年五月召
對改秩六月除監察御史論事不合八月詔以宰邑
有治行除江西運判瑞昌令倚勢受賂橐首劾罷之
期年所按以十數至有望風解印綬者以母年高乞
歸養詔橐善撫字移知台州台有五邑嘗攝其三民
懷惠愛越境歡迎不數月稱治母喪邦人巷哭相率

走行在所者千餘人請起橐詔橐清謹不擾治狀著
聞其敕所在州賜錢三十萬橐力辭上謂近臣曰陳
橐有古循吏風終喪以司勳郎中召累遷權刑部侍
郎時秦檜力主和議橐疏謂金人多詐和不可信且
二聖遠狩沙漠百姓肝腦塗地天下痛心疾首今天
意既回兵勢漸集宜乘時掃清以雪國恥否亦當按
兵嚴備審勢而動舍此不為乃遽講和何以繫中原
之望既而金厚有所邀議久不決將再遣使橐復言
金每挾講和以售其姦謀論者因其廢劉豫又還河
南地遂謂其有意於和臣以為不然且金之立豫蓋

歆自為捍蔽使之南窺豫每犯順率皆敗北金知不足恃從而廢之豈為我哉河南之地欲付之他人則必以豫為戒故捐以歸我往歲金書嘗謂歲幣多寡聽我所裁曾未淹歲反覆如此且割地通和則彼此各守封疆可也而同州之橋至今存焉蓋金非可以義交而信結恐其假和好之說騁謬悠之辭包藏禍心變出不測願深鑒前轍亦嚴戰守之備使人人激厲常若寇至苟彼通和則吾之振飭武備不害為立國之常如其不然決意恢復之圖勿循私曲之說天意允協人心響應一舉以成大勲則梓宮太后可還

祖宗疆土可復矣檜憾之橐因力請去未幾金果渝盟除徽猷閣待制知潁昌府時河南新疆初復無敢往者橐即日就道次壽春則潁已不守改處州又改廣州兵興後廣東盜賊無寧歲十年九易牧守橐盡革弊政以息先之留鎮三年民夷悅服初朝廷移韓京一軍屯循州會郴寇駱科犯廣西詔遣京討之橐奏廣東累年困於寇賊自京移屯敵稍知畏今悉軍赴廣西則廣東危矣檜以橐為京地坐稽留機事降秩屢上章告老改婺州請不已遂致事又十二年以疾卒于家年六十六橐博學剛介不事產業先世田

廬悉推予兄弟在廣積年四方聘幣一不入私室既
謝事歸剡中僑寓僧寺日糴以食處之泰然王十朋
為風土賦論近世會稽人物曰杜祁公之後有陳德
應云

胡沂字周伯紹興餘姚人父宗伋號醇儒能守所學
不逐時好沂穎異六歲誦五經皆畢不忘一字紹興
五年進士甲科陸沉州縣幾三十載至二十八年始
入為正字遷校書郎兼實錄院檢討官吏部員外郎
轉右司以憂去終卒還朝孝宗受禪除國子司業鄧
王府直講尋擢殿中侍御史有旨侍從臺諫條具方

今時務沂言守禦之利莫若令沿邊屯田前歲淮民
逃移未復舊業中原歸附未知所處俾之就耕可贍
給省餉饋東作方興且慮敵人乘時驚擾宜聚兵險
隘防守詔行其言御史中丞辛次膺論殿帥成閔贖
貨不恤士卒之罪詔罷殿前司職事與祠沂再言其
二十罪遂落太尉婺州居住沂又言將臣定十等之
目令其舉薦施之擇將之頃則可施之養士有素則
未也夫設武舉立武學試之以弓馬又試之以齠畧
之文兵機之策蓋將有所用也除高等一二名餘皆
吏部授以權酷征商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願詔

大臣詳議中舉者定品格分差邊將下準備差遣則
人人思奮應上之求矣從之時龍大淵曾覲以藩邸
舊恩除知閣門事張震劉珙周必大相繼繳回詞命
沂論其市權招士請屏遠之未聽而諫官劉度坐抗
論左遷沂累章益懇切曰大淵覲不屏去安知無柳
宗元劉禹錫輩撓節以從之者好進者嫉其言共排
之沂亦以言不行請去遂以直顯謨閣主管台州崇
道觀乾道元年冬召為宗正少卿兼皇子慶王府贊
讀尋兼侍講進中書舍人給事中進對論命令當謹
之於造命之初上曰三代盛時如此卿職在繳駁事

有當然勿謂拂君相不言除吏部侍郎兼權尚書沂
奏七司法自紹興十三年纂脩成書歲且一紀歷月
閱時不無牴牾望令敕令所官討論章旨此法可行
不可行此條當革不當革將見行之法與當革之條
輯為一書頒之中外庶可戢吏胥之姦詔行之尋以
目疾丐祠六年出為徽猷閣待制知處州復引疾奉
祠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八年以待制除太子詹事
尋復拜給事中進禮部尚書並兼領詹事又改侍讀
上顧沂厚有大用意而沂資性恬退無所依附數請
去虞允文當國希旨建策復中原沂極論金無釁而

我諸將未見可任此事者數梗其議遂以龍圖閣學士仍提舉興國宮淳熙元年卒年六十八方疾革整容素冠不少情蓋其為學所得者如此謚獻肅

唐文若字立夫眉山人父庚在文苑傳文若少英邁不群為文豪健登進士第分教潼川府給事中勾濤薦自代詔赴行在所既至而勾濤出不得見文若奏書闕下略曰昔漢高慢士四皓去之而西鄙少廉恥之人先武禮賢嚴光友之而東都多節義之士陛下屈萬乘之尊駐蹕東南兩宮將歸五路初復正宜市朽骨式怒蛙以來豪傑與之共治寧遽惜此數刻之

對耶書奏翌日召對便殿高宗大悅特旨改合入官
通判洋州洋西鄉縣產茶亘陵谷八百餘里山窮險
賦不盡括使者韓球將增賦以市寵園戶避苛斂轉
徙饑饉相藉文若力爭之賦迄不增再通判遂寧府
會大水民多漂死文若至城上發庫錢募游者振活
甚衆又力請于朝除田租二萬一千頃免場務稅二
十餘所築長堤以捍水勢自是無水患秦檜死上訪
蜀士於魏良臣以文若對二十六年以光祿丞召改
祕書郎為文思箴以獻其略曰於赫我皇兵既休矣
兵休如何莫若治兵居安思危邦乃攸寧爰整其旅

文王以興載舞干羽舜仁用成向戢弭兵春秋所懲
蕭俛去兵禍亂乃萌師則多矣軍則彊矣縱弛不繩
猶曰無人兵非以殘以兵休兵凡千五百餘言自檜
主和朝論諱言兵故文若以此風焉遷起居郎勸上
收用西北人材以固根本上深納之將命以掌制時
有為宣和執政請恩為司諫凌哲所彈文若喜其直
作禾黍詩以美之侍御史周方崇以為譏已劾文若
狂誕出知邵州上屢為近臣言唐文若無罪可改近
郡知饒州興學宮減田租竒耗二萬石又請歲糴常
平義倉之儲什三與民平市農末俱利而粟不腐遂

以著令餘干嘗有劇盜巡尉不能制文若遣牙兵捕而戮之加直敷文閣移知温州三十一年召為宗正少卿金人犯邊文若求對首建大臣節制江上之議上諭大臣以文若與虞允文杜莘老馬驥才皆可用復除起居郎時諸將北出捷書日聞上下有徇志獨文若憂之圖上元嘉北伐故事上諭文若以創業所歷艱苦及敵情反覆甚悉文若對曰願陛下深察大勢趨策之長而避其短無循前代軌轍則大善未幾諸軍退守金主自將圍大將王權于歷陽權遁淮南盡沒詔百官廷議文若畫三策一請上親征二乞遣

大臣勞軍三乞起張浚工部侍郎許尹是其言衆遂
列奏上之不報文若尋面對上問曰今計安出卿熟
張浚否文若曰浚守道篤學天下屬望今四十年天
不死浚嶺海正為今日上矍然曰援浚者多非卿無
以發此數日遣楊存中護江上軍緩親征之期起浚
知平江府蓋上以浚雖忠慤喜功將士多不附文若
復言浚本以孤忠得衆尋改浚鎮建康府將以為江
淮宣撫使中沮之而止乘輿幸江表以起居郎兼給
事中直學士院同群司居守駕還遷中書舍人上將
內禪前數日手詔追崇皇太子所生父文若既書黃

因過周必大誦聖德而疑名稱未安歸白宰相請更
黃堂吏不可文若執不已宰相以聞詔改稱本生親
尋又改宗室子侑其後詔稱皇兄孝宗嗣位張浚以
右府都督江淮軍事文若時以疾請外除敷文閣待
制知漢州尋改都督府參贊軍事浚使行邊按守備
多所罷行者未還除知鼎州改江州明年浚入相都
督府罷其冬金復大入官軍悉戍淮文若謂上流當
嚴兵備以定民志奏籍鄉丁五萬訓練有法人倚以
固解嚴和糴大起郡之數八萬文若以民勞堅請得
減什三旋請祠章三上未報乾道元年卒年六十贈

左通奉大夫

李燾字仁甫眉州丹稜人唐宗室曹王之後也父中
登第知仙井監燾甫冠憤金讐未報著反正議十四
篇皆救時大務紹興八年擢進士第調華陽簿再調
雅州推官改秩知雙流縣仕族張氏子居喪而爭產
燾曰若忍墜先訓乎盍歸思之三日復來迄悔艾無
訟又有不白其母而鬻產者燾寘之理豪強斂迹於
是以餘暇力學燾恥讀王氏書獨博極載籍搜羅百
氏慨然以史自任本朝典故尤悉力研覈倣司馬光
資治通鑑例斷自建隆迄于靖康為編年一書名曰

長編浩大未畢仍效光體為百官公卿表史官以聞
詔給札來上制置王剛中辟幹辦公事知榮州榮因
溪為隍夏秋率苦水潦燾築防捍之除潼川府路轉
運判官入境効守令不職者四人縣多聚斂燾括一
路財賦額通有無酌三年中數定為科約上之朝頒
之州縣乾道三年召對首舉藝祖治身治家治官治
吏典故以為恢復之法乞增置諫官許六察言事請
練兵毋增兵杜諸將私獻覈軍中虛籍除兵部員外
郎兼禮部郎中會慶節上壽在郊禮散齋內議權作
樂燾言漢唐祀天地散齋四日致齋三日建隆初郊

亦然自崇寧大觀法周禮祭天地故前十日受誓戒
今既合祭宜復漢唐及建隆舊制庶幾兩得詔垂拱
上壽止樂正殿為北使權用正除禮部郎中言中興
祭禮未備請以開寶通禮嘉祐因革禮政和新儀令
太常寺參校同異脩成祭法四年上續通鑑長編自
建隆至治平凡一百八卷時乾道新曆成燾言曆不
差不改不驗不用未差無以知其失未驗無以知其
是舊曆多差不容不改而新曆亦未有大驗乞申飭
曆官討論五年遷祕書少監兼權起居舍人尋兼實
錄院檢討官子庶試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燾素謂

唐三百年不愧此科者惟劉去華心慕之嘗以所著
通論五十篇見蜀帥張燾欲應詔不偶而止其友晁
公邁以書勉之燾答以當脩此學必不從此舉既不
克躬試於是命二子垕塾習焉至是吏部尚書汪應
辰薦垕文行可應詔故有是命左相陳俊卿出知福
州右相虞允文任恢復事更張舊典宰相以燾數言
事不樂燾遂請去除直顯謨閣湖北轉運副使陞辭
以欲速變古為戒又奏禹貢九州荆田第八賦乃在
三人功既脩遂超五等今田多荒蕪賦虧十八上命
之條畫既至奏京湖之民結茅而廬築土而坊傭牛

而犁糴種而殖穀苗未立睥睨已多有橫加科歛者
今宜寬侵冒之禁依乾德詔書止輸舊稅廣收募之
術如咸平元豐故事勸課有勞者推恩詔從之總餉
呂游問入奏燾攝其事歲饑發鄂州大軍倉振之僚
屬爭執不可燾曰吾自任不以累諸君尋如數償之
游問返果効燾專上止令具析不之罪也八年直寶
文閣帥潼川兼知瀘州首葺石門堡以拒夷人奏乞
戒茶馬司市叙州羈縻馬毋溢額戒官民毋於夷漢
禁山伐木造舟奏移鎖水於開邊舊池皆報可淳熙改
元被召適城中火上章自劾提刑何熙志奏焚數不

實且言長編記魏王食肥彘語涉誣謗上曰憲臣按
奏火數失實職也何預國史命成都提刑李繫究火
事詔熙志貶二秩罷燾止貶一秩燾及都門乞祠除
江西運副且許臨遣或勸以方被讒無及時事燾曰
聖主全度如此竭忠所以為報遂奏日食地震皆陰
盛主敵國小人不可不慮且申無變古無欲速兩言
又上快箴引太祖罷朝悔乘快決事以諫上曰朕當
揭之座右進祕閣脩撰權同脩國史權實錄院同脩
撰燾為左史時嘗乞復行明堂禮謂南郊明堂初無
隆殺合視園壇特免出郊淳費至是申言之詔集議

嬖幸沮止其後周必大為禮部尚書申其說始克行
權禮部侍郎七月壬戌雷震太祖杜廟壞鴟尾有司旋
加脩繕燾奏非所以畏天變當應以實上諭大臣燾
愛朕屢進讜言賜金紫嘗請正太祖東向之位四年
駕幸太學以執經特轉一官燾論兩學釋奠從祀孔
子當升范仲淹歐陽脩司馬光蘇軾黜王安石父子
從祀武成王當黜李勣衆議不叶止黜王雱而已真
拜侍郎仍兼工部徽宗實錄置院已久趣上奏篇燾
薦呂祖謙學識之明召為祕書郎兼檢討官夜直宣
引奏近者蒙氣蔽日厥占不肖者祿股肱耳目宜謹

厥與賜坐欲起又留賜飲賜茶尋詔監視太史測驗
天文九月丁酉日當夜食燾為社壇祭告官伐鼓禮
廢特舉行屋既中制科為祕書省正字尋遷著作郎
兼國史實錄院編脩檢討官父子同主史事搢紳榮
之燾感上知遇論事益切每集議衆莫敢發言獨條
陳可否無所避近臣復舉其次子塾應制科以閣試
不中程黜屋偶考上舍試卷發策問制科為御史所
劾語連及燾屋罷燾亦知常德府初政和末澧辰沅
靖四州置營田刀弩手募人開邊范世雄等附會擾
民建炎罷之乾道間有建請復置者燾為轉運使嘗

奏不當復已而提刑尹機迫郡縣行之田不能給燾
至是又申言之請度田立額且約帥臣張栻列奏詔
從之境多茶園異時禁切商賈率至交兵燾曰官捕
茶賊豈禁茶商聽其自如訖無警累表乞閑提舉興
國宮秋明堂大禮成以其首議復除敷文閣待制頃
之皇塾繼亡上欲以吏事紓燾憂起知遂寧府七年
長編全書成上之詔藏祕閣燾自謂此書寧失之繁
無失之略故一祖八宗之事凡九百七十八卷卷第
總目五卷依熙寧脩三經例損益脩換四千四百餘
事上謂其書無愧司馬遷燾嘗舉漢石渠白虎故事

請上稱制臨決又請冠序上許之竟不克就又奏陛下即位二十餘年志在富彊而兵弱財匱與教民七年可以即戎者異矣一日召對延和殿講臣方讀陸贄奏議燾因言贄雖相德宗其實不遇今遇陛下可謂千載一時遂舉贄所言切於今可舉而行者數十事勸上力行之上有功業不足之嘆燾曰功業見乎變通人事既脩天應乃至進敷文閣學士提舉佑神觀兼侍講同脩國史薦尤袤劉清之十人為史官十年七月久旱進祖宗避殿減膳求言故事上亟施行丁丑雨一日宣對燾言外議陛下多服藥罕御殿官

嬪無時進見浮費頗多上曰卿可謂忠愛顧朕老矣
安得此聲近惟葬李婕好用三萬緡他無費也遂因
轉對乞用祖宗故事召宰執赴經筵太史言十一月
朔日當食心八分燾復條上古今日食是月者三十
四事因奏之曰心天王位其分為宋十一月於卦為
復方潛陽時陰氣乘之故比他食為重非小人害政
即敵人窺中國明日對延和殿又及晉何曾譏武帝
無經國遠圖十一年春乞致仕優詔不允上數問其
疾增損給事中字文价傳上旨燾曰臣子戀闕非老
病忍乞骸骨因叩价時事勉以忠蓋又聞四川乞減

酒課額猶手劄贊廟堂行之病革除敷文閣學士致
仕命下喜曰事了矣口占遺表云臣年七十死不為
天所恨報國缺然願陛下經遠以藝祖為師用人以
昭陵為則辭氣舒徐乃卒年七十上聞嗟悼贈光祿
大夫他日謂宇文价曰朕嘗許燾大書續資治通鑑
長編七字且用神宗賜司馬光故事為序冠篇不謂
其止此燾性剛大特立獨行早著書檜尚當路檜死
始聞于朝暨在從列每正色以訂國論張栻嘗曰李
仁甫如霜松雪栢無嗜好無姬侍不殖產平生生死
文字間長編一書用力四十年葉適以為春秋以後

纔有此書有易學五卷春秋學十卷五經傳授尚書
百篇圖大傳雜說各一卷七十二子名籍各一卷文
集五十卷奏議三十卷四朝史藁五十卷通論十卷
南北攻守錄三十卷七十二候圖陶潛新傳并詩譜
各三卷歷代宰相年表唐宰相譜江左方鎮年表晉
司馬光本支齊梁本支王謝世表五代將帥年表合
為四十一卷謚文簡累贈太師溫國公子奩至塾壁
奩著作郎至夔州路提點刑獄壁奩皆執政別有
傳

論曰執羔宿德雅度在經筵忠忱啓沃以口舌相高

為戒希呂剛直慊切有古引裾風良祐力止汎使懼
開釁端忤旨竄斥而甘心焉李浩獨不造秦燬陳橐
以呈身為恥文若譏休兵胡沂斥闈官其清風苦節
終始弗渝高孝之世李燾耻讀王氏書掇拾禮文殘缺
之餘粲然有則長編之作咸稱史才然所掇拾或出
野史春秋傳疑傳信之法然歟

列傳卷第一百四十七

神像卷 第一百四十八 宋史三百八

言上柱國靈國軍事前中書丞丞相脩國領經事都統毅目朕朕等奉

東修

尤袤 謝諤 顏師魯 袁樞

李椿 劉儀鳳 張孝祥

尤袤字延之常州無錫人少穎異蔣傑垌呼為奇童入

太學以詞賦冠多士尋冠南宮紹興十八年擢進士第嘗

為恭興令問民疾苦皆尋部伯鎮置頓為金使經行也使

率不受而空厲民漕司輸橐結致一束數十金二弊久莫

之去乃力請臺閫奏免之縣舊有外城屢殘於寇頽毀甚

表即脩築已而金渝盟陷揚州獨泰興以有城得全後因
事至舊治吏民羅拜曰此吾父母也爲立生祠注江陰學
官需次七年爲讀書計從臣以靖退薦召除將作監簿大
宗正闕丞人爭求之陳俊卿曰當予不求者遂除表虞允
文以史事過三館問誰可爲祕書丞者僉以表對亟授之
張栻曰真祕書也兼國史院編脩官實錄院檢討官遷著
作郎兼太子侍讀先是張說自閣門入西府士論鼎沸從
臣因執奏而去者數十人表率三館上書諫且不往見後
說留身密奏於是梁克家罷相表與祕書少監陳騷各與
郡表得台州州五縣有丁無產者輸二年丁稅凡萬有三

千家前守趙汝愚修郡城工纔什三屬表成之表按行前
築殊鹵莽亟命更築加高厚數月而畢明年大水更築之
墉正直水衝城賴以不沒會有毀表者上疑之使人密察
民誦其善政不絕口乃錄其東湖四詩歸奏上讀而歎賞
遂以文字受知除淮東提舉常平改江東江東旱單車行
部覈一路常平米通融有無以之振貸朱熹知南康講荒
政下五等戶租五斗以下悉蠲之表推行於諸郡民無流
殍進直祕閣遷江西漕兼知隆興府屢請祠進直敷文閣
改江東提刑梁克家薦表及鄭僑以言事去國久于外當
召上可之召對言水旱之備惟常平義倉願預飭有司隨

市價禁科抑則人自樂輸必易集事除吏部郎官太子侍
講累遷樞密檢正兼左諭德輪對又申言民貧兵怨者甚
切夏旱詔求闕失表上封事大畧言天地之氣宣通則和
壅遏則乖人心舒暢則悅抑鬱則憤催科峻急而農民怨
關征苛察而商旅怨差注留滯而士大夫有失職之怨廩
給朘削而士卒有不足之怨奏讞不時報而久繫囚者怨
幽枉不獲伸而負累者怨強暴殺人多特貸命使已死者
怨有司買納不即酬價負販者怨人心抑鬱所以感傷天
和者豈特一事而已方今救荒之策莫急於勸分輸納既
多朝廷吝於推賞乞詔有司檢舉行之高宗崩前一日除

太常少卿自南渡來恤禮散失事出倉卒上下罔措每有
討論悉付之衰斟酌損益便於今而不戾於古當定廟號
衰與禮官定號高宗洪邁獨請號世祖衰率禮官顏師魯
鄭僑奏曰宗廟之制祖有功宗有德藝祖規創大業爲宋
太祖太宗混一區夏爲宋太宗自真宗至欽宗聖聖相傳
廟制一定萬世不易在禮子爲父屈示有尊也太上親爲
徽宗子子爲祖而父爲宗失昭穆之序議者不過以漢光
武爲比光武以長沙王後布衣崛起不與哀平相繼其稱
無嫌太上中興雖同光武然實繼徽宗正統以子繼父非
光武比將來祔廟在徽宗下而稱祖恐在天之靈有所不

安詔君羊臣集議表復上議如初邁論遂屈詔從禮官議衆
論紛然會禮部太常寺亦同主高宗謂本朝創業中興皆
在商丘取商高宗實爲有證始詔從初議建議事堂令皇
太子參決庶務衰時兼侍讀乃獻書以爲儲副之位止於
侍膳問安不交外事撫軍監國自漢至今多出權宜乞便
懇辭以彰殿下之令德臺臣乞定喪制表奏釋老之教矯
誣褻瀆非所以嚴宮禁崇几筵宜一切禁止靈駕將發引
忽定配享之議洪邁請用呂頤浩韓世忠趙鼎張俊表言
祖宗典故旣祔然後議配享今忽定於靈駕發引一日前
不集衆論懼無以厭伏勳臣子孫之心宜反覆孰議以俟

論定奏入詔未預議官詳議以聞繼寢之卒用四人者時
楊萬里亦謂張浚當配食爭之不從補外進袁權禮部侍
郎兼同脩國史侍講又兼直學士院力辭上聽免直院淳
熙十四年將有事于明堂詔議升配袁主紹興孫近陳公
輔之說謂方在几筵不可配帝且歷舉郊歲在喪服中者
凡四惟元祐明堂用吕大防請升配神考時去大祥止百
餘日且祖宗悉用以日易月之制故升侑無嫌今陛下行
三年之喪高宗雖已祔廟百官猶未吉服詎可近違紹興
而遠法元祐升侑之禮請俟喪畢議之詔可孝宗嘗論人
才衰奏曰近召趙汝愚中外皆喜如王蘭亦望收召上曰

然一日論事上曰如卿才識近世罕有次日語宰執曰
尤衰甚好前此無一人言之何也兼權中書舍人復詔兼
直學士院力辭且薦陸游自代上不許時內禪議已定猶
未諭大臣也是日諭衰曰旦夕制冊甚多非卿孰能爲者
故處卿以文字之職衰乃拜命內禪一時制冊人服其雅
正光宗即位甫兩旬開講筵衰奏願謹初戒孜孜興念
越數日講筵又奏天下萬事失之於初則後不可救書曰
慎厥終惟其始又歷舉唐太宗不私秦府舊人爲戒又五
日講筵復論官制謂武臣諸司使八階爲常調橫行十三
階爲要官遙郡五階爲美職正任六階爲貴品祖宗待邊

境立功者近年舊法頓壞使被堅執銳者積功累勞僅得一階權要貴近之臣優游而歷華要舉行舊法姜特立以爲議已言者固以爲周必大黨遂與祠紹熙元年起知婺州改太平州除煥章閣待制召除給事中既就職即昌言曰老矣無所補報凡貴近營求內除小礙法制者雖特旨令書請有去而已必不奉詔甫數日中貴四人希賞欲自正使轉橫行衰繳奏者三竟格不下兼侍講入對言願上謹天戒下畏物情內正一心外正五事澄神寡欲保毓太和虛已任賢酬酢庶務不在於勞精神耗思慮屑屑事爲之末也陳源除在京宮觀耶律适嘿除承宣使陸安轉遥

郡王成特補官謝淵李孝友賞轉官吳元充夏永壽遷秩
皆論駁之上並聽納韓侂胄以武功大夫和州防禦使用
應辦賞直轉橫行袁繳奏謂正使有止法可回授不可直
轉侂胄勲賢之後不宜首壞國法開攀援之門奏入手詔
令書行袁復奏侂胄四年間已轉二十七年合轉之官今
又欲超授四階復轉二十年之官是朝廷官爵專徇侂胄
之求非所以爲摩厲之具也命遂格上以疾一再不省重
華宮袁上封事曰壽皇事高宗歷二十八年如一日陛下
所親見今不待倦勤以宗社付陛下當思所以不負其託
望勿憚一日之勤以解都人之惑後數日駕即過重華宮

侍御史林大中以論事左遷。袁率左史樓鑰論奏，疏入不報。皆封駁不書。黃耶律适嘿復以手詔除承宣使，一再繳奏，輒奉內批特與書行。袁言：「天下者祖宗之天下，爵祿者祖宗之爵祿，壽皇以祖宗之天下傳陛下，安可私用祖宗爵祿而加於公議不允之人哉？」疏入，上震怒，裂去後奏。付前二奏出，袁以後奏不報，使吏收閣，命遂不行。中宮謁家廟，官吏推賞者百七十有二人，袁力言其濫，乞痛裁節。上從之。嘗因登對，專論廢法用例之弊，至是復申言之。除禮部尚書，駕當詣重華宮，復以疾不出。率同列奏言：「壽皇有免到宮之命，願力請而往。」庶幾可以慰釋羣疑，增光孝治。

後三日駕隨出中外歡呼兼侍讀上封事曰近年以來給
舍臺諫論事往往不行如黃裳鄭汝楷事遷延一月如陳
源者奉祠人情固已驚愕至姜特立召尤爲駭聞向特立
得志之時昌言臺諫皆其門人竊弄威福一旦斥去莫不
誦陛下英斷今遽召之自古去小人甚難譬除蔓草猶且
復生況加封植乎若以源特立有勞優以外任或加錫賚
無所不可彼其閑廢已久含憤蓄怨待此而發儻復呼之
必將潛引黨類力排異己朝廷無由安靜時上已屬疾國
事多舛衰積憂成疾請告不報疾篤乞致仕又不報遂卒
年七十遺奏大畧勸上以孝事兩宮以勤康庶政察邪佞

護善類又口占遺書別政府明年轉正奉大夫致仕贈金
紫光祿大夫袁少從喻樗汪應辰游樗學於楊時時程頤
高弟也方乾道淳熙間程氏學稍振忌之者目爲道學將
攻之袁在掖垣首言夫道學者堯舜所以帝禹湯武所以
王周公孔孟所以設教近立此名詆訾士君子故臨財不
苟得所謂廉介安貧守分所謂恬退擇言顧行所謂踐履
行已有恥所謂名節皆目之爲道學此名一立賢人君子
欲自見於世一舉足且入其中俱無得免此豈盛世所宜
有願徇名必責其實聽言必觀其行人才庶不壞於疑似
孝宗曰道學豈不美之名正恐假託爲姦使真僞相亂爾

待付出戒敕之哀死數年侂冑擅國於是禁錮道學賢士大夫皆受其禍識者以哀為知言嘗取孫綽遂初賦以自號光宗書扁賜之有遂初小藁六十卷內外制三十卷嘉定五年謚文簡子槩孫焞禮部尚書

謝諤字昌國臨江軍新喻人幼敏惠日記千言為文立成紹興二十七年中進士第調峽州夷陵縣主簿未上撫之樂安多盜監司檄諤攝尉條二十策大要使其徒相糾而以信賞隨之羣盜果解散金渝盟諸軍往來境上選行縣事有治辦聲改吉州錄事參軍囚死者舊瘞以韎往往暴骨諤白郡取船官棄材以棺斂之郡民陳氏僮竊其篋以

逃有匿之者陳于官詞過其實反爲匿僮者所誣帥龔茂良怒欲坐以罪諤爲書白茂良陳氏獲免茂良亦以是知之歲大侵饑民萬餘求廩官吏罔措諤植五色旗分部給糴頃刻而定知棗州分宜縣縣積負於郡數十萬歲常賦外又征緡錢二萬餘諤乃疏其弊於諸監司請免之以母憂去尋丁父憂服闋除幹辦行在諸司糧料院遷國子監簿尋擢監察御史奏減棗州分宜秀州華亭月椿錢諤里居時創義役法編爲一書至是上之詔行其法於諸路民以爲便遷侍御史再遷右諫議大夫兼侍講講尚書言於上曰書治道之本故觀經者當以書爲本上曰朕最喜伊

尹傳說所學得事君之道諤曰伊傳固然非成湯武丁信用之亦安能致治因論及邊事上有乘機會之諭諤曰機會雖不可失舉事亦不可輕上嘗問曰聞卿與郭雍遊雍學問甚好豈曾見程頤乎諤奏雍父忠孝嘗事頤雍蓋得其傳於父上遂封雍爲頤正先生光宗登極獻十箴又論二節三近所當節者曰宴飲曰妄費所當近者曰執政大臣曰舊學名儒曰經筵列職除御史中丞權工部尚書請祠以煥章閣直學士知泉州又辭提舉太平興國宮而歸紹熙五年卒年七十四贈通議大夫諤爲文倣歐陽脩曾鞏初居縣南之竹坡名其燕坐曰艮齋人稱艮齋先生周

必大薦士及諤姓名孝宗曰是謂良齋者耶朕見其聖學淵源五卷而得之云

顏師魯字幾聖漳州龍溪人紹興中擢進士第歷知莆田福清縣嘗決水利滯訟闕陂洩綿四十里歲大侵發廩勸分有方而不遏糴價船粟畢湊市糴更平鄭伯熊爲常平使薦于朝帥陳俊卿尤器重之召爲官告院遷國子丞除江東提舉時天雨土日青無光都人相驚師魯陛辭言田里未安狂獄未清政令未當忠邪未辨天不示變人主何繇省悟願詔中外極陳得失求所以答天戒銷患未形上聽其言尋改使浙西役法敝甚細民至以雞豚鬻榻折產

力遇役輒破家師魯下教屬邑預正流水籍稽其役之序
寬比限免代輸咸便安之鹽課歲百鉅萬本錢久不給亭
竈私鬻禁不可止刑辟日繁師魯搏帑緡盡償宿負戒官
吏毋侵移比旁路課獨最上謂執政曰儒生能辦事如此
予職直秘閣農民有墾曠土成田未及受租者姦豪多爲
己利師魯奏但當正其租賦不應繩以盜種法失劭農重
本意奏可遂著爲令入爲監察御史遇事盡言無所阿撓
有自外府得內殿宣引且將補御史闕負師魯亟奏宋璟
召自廣州道中不與楊思勗交一談李鄘恥爲吐突承璀
所薦堅辭相位不拜士大夫未論其才立身之節當以璟

鄙爲法今其人朋邪爲迹人所切齒縱朝廷乏才寧少此
輩乎臣雖不肖羞與爲伍命乃寢繼累章論除職帥藩者
比年好進之徒平時交結權倖一紆郡紱皆掎克以厚包
苴故昔以才稱後以貧敗上出其䟽袖中行之十年繇太
府少卿爲國子祭酒初上諭執政擇老成端重者表率太
學故有是命首奏宜講明理學嚴禁穿鑿徇廉恥興而風
俗厚師魯學行素孚規約率以身先與諸生言孳孳以治
已立誠爲本藝尤異者必加獎勸由是人知飭勵上聞之
喜曰顏師魯到學未久規矩甚肅除禮部侍郎尋兼吏部
有旨改官班特免引見師魯獻規曰祖宗法度不可輕弛

願始終持乂自強不息因言賜帶多濫應奉微勞皆得橫
金預外朝廷會如觀瞻何且臣下非時之賜過於優隆尅
舍不急之役亦加錫賚雖南帑封樁不與大農經費然無
功勞而槩與之是棄之也萬一有爲國制變禦侮建功立
事者將何以旌寵之高宗喪制一時典禮多師魯裁定又
與禮官尤袤鄭僑上議廟號語在表傳詔充遺留禮信使
初顯仁遺留使至金必令簪花聽樂師魯陛辭言國勢今
非昔比金人或強臣非禮誓以死守沿途宴設力請徹樂
至燕山復辭簪花執射時孝宗以孝聞師魯據經陳誼反
復慷慨故金終不能奪遷吏部侍郎尋除吏部尚書兼侍

講屢抗章請老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泉州臺諫侍從相繼
拜疏引唐孔戣事以留行內引奏言願親賢積學以崇聖
德節情制欲以養清躬在泉因任凡閱三年專以恤民寬
屬邑爲政始至即蠲舶貨諸商賈胡尤服其清再起知泉
州以紹熙四年卒于家年七十五師魯自幼莊重若成人
孝友天至初爲番禺簿喪父以歸扶柩航海水程數千里
甫三日登于岸而颶風大作人以爲孝感常曰窮達自有
定分枉道希世徒喪所守故其大節確如金石雖動與俗
情不合而終翕然信服嘉泰二年詔特賜諡曰定肅
袁樞字機仲建之建安人幼力學嘗以修身爲己賦試國

子監周必大劉珙皆期以遠器試禮部詞賦第一人調溫州判官教授興化軍乾道七年爲禮部試官就除太學錄輪對三䟽一論開言路以養忠孝之氣二論規恢復當圖萬全三論士大夫多虛誕僥榮利張說自閣門以節鉞簽樞密樞方與學省同僚共論之上雖容納而色不怡樞退詣宰相示以奏䟽且曰公不恥與噲等伍邪虞允文愧甚樞即求外補出爲嚴州教授樞常喜誦司馬光資治通鑑苦其浩博乃區別其事而貫通之號通鑑紀事本末參知政事龔茂良得其書奏于上孝宗讀而嘉嘆以賜東宮及分賜江上諸帥且令熟讀曰治道盡在是矣他日上問袁

樞今何官茂良以實對上曰可與寺監簿於是以太宗正簿召登對即因史書以言曰臣竊聞陛下嘗讀通鑑屢有訓詞見諸葛亮論兩漢所以興衰有小人不可不去之戒大哉王言垂法萬世遂歷陳往事自漢武而下至唐文宗偏聽姦佞致于禍亂且曰固有詐僞而似誠實儉佞而似忠鯁者苟陛下日與圖事於帷幄中進退天下士臣恐必爲朝廷累上顧謂曰朕不至與此曹圖事帷幄中樞謝曰陛下之言及此天下之福也遷太府丞時士大夫頗有爲黨與者樞奏曰人主有偏黨之心則臣下有朋黨之患比年或謂陛下寵任武士有厭薄儒生之心猜疑大臣親信

左右內庭行廟堂之事近侍參軍國之謀今雖總權綱專聽覽而或壅蔽聰明潛移威福願可否惟聽於國人毀譽不私於左右上方銳意北伐示天下以所向樞奏古之謀人國者必示之以弱苟陛下志復金讎臣願蓄威養銳勿示其形復陳用宰執臺諫之術時議者欲制宗室應舉鎖試之額限添差嶽祠減臣僚薦舉定文武任子嚴特奏之等展郊禋之歲緩科舉之期樞謂此皆近來從窄之論人君惟天是則不可行也遂抗疏勸上推廣大以存國體兼國史院編修官分修國史傳章惇家以其同里宛轉請文飾其傳樞曰子厚爲相負國欺君吾爲史官書法不隱寧

負鄉人不可負天下後世公議時相趙雄總史事見之嘆
曰無愧古良史權工部郎官累遷兼吏部郎官兩淮旱命
廉視真揚廬和四郡歸陳兩淮形勢謂兩淮堅固則長江
可守今徒知備江不知保淮置重兵於江南委空城於淮
上非所以戒不虞瓜洲新城專爲退保金使過而指議淮
人聞而嘆嗟誰爲陛下建此策也遷軍器少監除提舉江
東常平茶鹽改知處州赴闕奏事樞之使淮入對也嘗言
朋黨相附則大臣之權重言路壅塞則人主之勢孤時宰
不悅至是又言威權在下則主勢弱故大臣逐臺諫以蔽
人主之聰明威權在上則主勢強故大臣結臺諫以遏天

下之公議今朋黨之舊尚在臺諫之官未正紀綱言路將復荆榛矣除吏部員外郎遷大理少卿通州民高氏以產業事下大理殿中侍御史冷世光納厚賂曲庇之樞直其事以聞人爲危之上怒立罷世光以朝臣劾御史寔自樞始手詔權工部侍郎仍兼國子祭酒因論大理獄案請外有予郡之命旣而貶兩秩寢前旨光宗受禪叙復元官提舉太平興國宮知常德府寧宗登位擢右文殿修撰知江陵府江陵瀕大江歲壞爲巨浸民無所託楚故城楚觀在焉爲室廬徙民居之以備不虞種木數萬以爲捍蔽民德之尋爲臺臣劾罷提舉太平興國宮自是三奉祠力上請

制比之踈傳陶令開禧元年卒年七十五自是閑居十載
作易傳解義及辯異童子問等書藏于家

李椿字壽翁洺州永平人父升進士起家靖康之難升翼
其父以背受刃與長子俱卒椿年尚幼藁殯佛寺深窵而
詳識之奉繼母南走艱苦備嘗竭力以養以父澤補迪功
郎歷官至寧國軍節度推官治豪民僞券還陳氏田吏才
精強人稱之張浚辟爲制司準備差遣常以自隨椿奔走
淮甸綏流民布屯戍察廬壽軍情相視山水砦險要周密
精審所助爲多隆興元年春諸將有以北討之議上聞者
事下督府椿方奉檄至巢亟奏記浚曰復讎伐敵天下大

議不出督府而出諸將况藩籬不固儲備不豐將多而非才兵弱而未練議論不定縱得其地未易守也既而師出無功浚嘗嘆實才之難椿曰豈可厚誣天下無人唯不惡逆耳而甘遜志則庶其肯來耳浚復除右相椿知事不可爲勸之去明年春浚出視師椿曰小人之黨已勝公無故去朝廷蹤跡必危復申前說甚苦浚心是之而自以宗臣任天下之重不忍決去未幾果罷監登聞鼓院有所不樂請通判廉州以歸未上召對知鄂州請行墾田復戶數千曠土大闢移廣西提點刑獄未竟者一以平決之釋所疑數十百人奏罷昭州金坑禁仕者毋市南物移湖北漕

適歲大侵官強民振糶且下其價米不至益艱食椿損所
強糶數而不遏其直未幾米舟湊集價減十三每行部必
前期戒吏具州縣所當問事列爲籍單車以行所至取吏
卒備使令凡以例致饋一不受言事者請下諸道爲式召
爲吏部郎官論廣西鹽法孝宗是其說遂改法焉除樞密
院檢詳小吏持南丹州莫酋表求自宜州市馬者因簽書
張說以聞椿謂邕遠宜近故遷之豈無意今莫氏方橫奈
何道之以中國地里之近小吏妄作將啓邊釁請論如法
說怒椿因求去上慰諭令安職遷左司復請外除直龍圖
閣湖南運副兼請十三事同日報可大者減桂陽軍月椿

錢萬二千緡損民稅折銀之直民刻石紀之除司農卿椿
會大農歲用米百七十萬斛而省倉見米僅支一二月歎
曰真所謂國非其國矣力請歲儲二百萬斛爲一年之蓄
擇臨安守椿在議中執政或謂其於人無委曲上曰正欲
得如此人遂兼臨安府視事三月竟以權倖不便解去椿
在朝遇事輒言執政故不悅及是轉對又言君以剛健爲
體而虛中爲用臣以柔順爲體而剛中爲用陛下得虛中
之道以行剛健之德矣在廷之臣未見其能以剛中守柔
順而事陛下者也執政滋不悅出知婺州會詔市牛筋凡
五千斤椿奏一牛之筋纔四兩是欲屠二萬牛也上悟爲

收前詔除吏部侍郎又極言閹寺之盛曰自古宦官之盛
衰係國家興亡其盛也始則人畏之甚則人惡之極則羣
起而攻之漢唐勿論靖康明受之禍未遠必有以裁制之
不使至極則國家免於前日之患宦官亦保其富貴門禁
宮戒之外勿得預外事嚴禁士大夫兵將官與之交通上
聞靖康明受語蹙頰久之曰幼亦聞此因納䟽袖中以入
最後極言當預邊備如欲保淮則楚州盱眙昭信濠梁渦
口花壓正陽光州皆不可以不守如欲保江則高郵六合
瓦梁濡須巢湖北峽亦要地也以病請祠不許面請益力
乃除集英殿修撰知寧國府改太平州賜尚方珍劑以遣

既至力圖上流之備請選將練習緩急列艦上可以援東
關濡須下可以應采石年六十九上章請老以敷文閣待
制致仕越再歲上念湖南兵役之餘欲鎮安之謂椿重厚
可倚命待制顯謨閣知潭州湖南安撫使累辭不獲乃勉
起至則撫摩凋瘵氣象一如盛時復酒稅法人以爲便歲
早發廩勸分蠲租十一萬糶常平米二萬活數萬人潭新
置飛虎軍或以爲非便椿曰長沙一都會控扼湖嶺鎮撫
蠻徭二十年間大盜三起何可無一軍且已費縣官緡錢
四十二萬何可廢耶亦在馭之而已未滿歲復告歸進敷
文閣直學士致仕朝拜命夕登舟歸老野塘上椿年十五

歲避地南來貧無以爲養不得專力於學年三十始學易其言於朝廷措諸行事皆易之用巖然有守存心每主於厚尤惡佛老邪說淳熙十年卒年七十三朱熹嘗銘其墓謂其逆知得失不假著龜不阿主好不詭時譽云

劉儀鳳字韶美普州人少以文謁左丞馮澥澥甚推許遂知名紹興二年登進士第抱負倜儻不事生產於仕進恬如也擢第十年始赴調尉遂寧府之蓬溪監資州資陽縣酒稅爲果州榮州掾紹興二十七年有旨令侍從薦士起居郎趙逵舉儀鳳稱其富有詞華恬於進取宰執上其名上曰蜀人道遠文學行義有可用者不由論薦何緣知之

前此蜀仕宦者例多隔絕不得一至朝廷殊可惜也自秦檜專權深抑蜀士故上語及之尋除諸王宮大小學教授召試館職辭以久離場屋改國子監丞宰相以其名士遷祕書丞禮部員外郎所草牋奏以典雅稱孝宗受禪議上光堯壽聖尊號冊寶有欲俟欽宗服除者太常博士林栗謂唐憲宗上順宗冊寶在德宗服中不必避備樂而不作可也儀鳳獨上議曰謹按上尊號事屬嘉禮累朝必俟郊祀慶成然後舉行太上皇帝爲欽宗備禮終制見於詔書議者引憲宗故事考之唐史自武德以來皆用易月之制與本朝事體大相遠也乞候欽宗終制檢舉以行則國家

盛美主上事親情實稱矣議者雖是其言然謂事親當權
宜而從厚竟用栗議儀鳳復爭辨不已尋兼國史院編修
官兼權祕書少監乾道元年遷兵部侍郎兼侍講儀鳳在
朝十年每歸即匿其車騎扃其門戶客至無親踈皆不得
見政府累月始一上謁人尤其傲奉入半以儲書凡萬餘
卷國史錄無遺者御史張之綱論儀鳳錄四庫書本以傳
私室遂斥歸蜀三年十二月輔臣進前侍從當復職者上
曰劉儀鳳無罪可與復集英殿修撰起知邛州未上改漢
州果州罷歸淳熙二年十二月丙申卒年六十六儀鳳苦
學至老不倦尤工於詩然頗慕晉人簡傲之風不樂與庸

輦接故平生多蹭蹬一跌遂不振云

張孝祥字安國歷陽烏江人讀書一過目不忘下筆頃刻數千言年十六領鄉書再舉冠里選紹興二十四年廷試第一時策問師友淵源秦墳與曹冠皆力攻程氏專門之學孝祥獨不攻考官已定墳冠多士孝祥次之曹冠又次之高宗讀墳策皆秦檜語於是擢孝祥第一而墳第三授承事郎簽書鎮東軍節度判官諭宰相曰張孝祥詞翰俱美先是上之抑墳而擢孝祥也秦檜已怒既知孝祥乃祁之子祁與胡寅厚檜素憾寅且唱第後曹泳揖孝祥于殿庭以請婚爲言孝祥不答泳憾之於是風言者誣祁有反

謀繫詔獄會檜死上郊祀之二日魏良臣密奏散獄釋罪
遂以孝祥爲祕書省正字故事殿試第一人次舉始召孝
祥第甫一年得召由此初對首言乞總攬權綱以盡更化
之美又言官吏忤故相意並緣文致有司觀望鍛鍊而成
罪乞令有司即改正又言王安石作日錄一時政事美則
歸己故相信任之專非特安石臣懼其作時政記亦如安
石專用己意乞取已修日曆詳審是正黜私說以垂無窮
從之遷校書郎芝生太廟孝祥獻文曰原芝以大本未立
爲言且言芝在仁宗英宗之室天意可見乞早定大計遷
尚書禮部員外郎尋爲起居舍人權中書舍人初孝祥登

第出湯思退之門思退爲相擢孝祥甚峻而思退素不喜汪澈孝祥與澈同爲館職澈老成重厚而孝祥年少氣銳往往陵拂之至是澈爲御史中丞首劾孝祥姦不在盧杞下孝祥遂罷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於是湯思退之客稍稍被逐尋除知撫州年未三十莅事精確老於州縣者所不及孝宗即位復集英殿修撰知平江府事繁劇孝祥剖決庭無滯訟屬邑大姓並海囊橐爲姦利孝祥捕治籍其家得穀粟數萬明年吳中大饑乞賴以濟張浚自蜀還朝薦孝祥召赴行在孝祥旣素爲湯思退所知及受浚薦思退不悅孝祥入對乃陳二相當同心戮力以副陛下恢復

之志且靖康以來惟和戰兩言遺無窮禍要先立自治之策以應之復言用才之路太狹乞博采度外之士以備緩急之用上嘉之除中書舍人尋除直學士院兼都督府參贊軍事俄兼領建康留守以言者改除敷文閣待制留守如舊會金再犯邊孝祥陳金之勢不過欲要盟宣諭使劾孝祥落職罷復集英殿修撰知靜江府廣南西路經畧安撫使治有聲績復以言者罷俄起知潭州爲政簡易時以威濟之湖南遂以無事復待制徙知荆南荆湖北路安撫使築守金隄自是荊州無水患置萬盈倉以儲諸漕之運請祠以疾卒孝宗惜之有用才不盡之歎進顯謨閣直學

士致仕年三十八孝祥俊逸文章過人尤工翰墨嘗親書
奏劄高宗見之曰必將名世但渡江初大議惟和戰張浚
主復讎湯思退祖秦檜之說力主和孝祥出入二人之門
而兩持其說議者惜之

論曰尤袤學本程頤所謂老成典刑者立朝抗論與人主
爭是非不允不已而能令終完節難矣謝諤顏師魯袁樞
臨民則以治辨聞立朝則啓沃忠諫各舉乃職爲世師表
李椿劉儀鳳言論節槩著於行事張孝祥蚤負才峻莅政
揚聲迨其兩持和戰君子每歎息焉

列傳卷第一百四十八

列傳卷第一百四十九

宋史三百九十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齊國軍書令丞相監脩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敕修

李衡

王自中

家愿

張綱

張大經

蔡洸

莫濛

周宗

劉章

沈作賓

李衡字彥平江都人高祖昭素仕至侍御史衡幼善博誦為文操筆立就登進士第授吳江主簿有部使者怙勢作威侵刻下民衡不忍以敵扑迎合投劾于府拂衣而歸後知溧陽縣專以誠意化民民莫不敬夏秋二稅以期日榜

縣門鄉無吏迹而輸送先他邑辦因任歷四年獄戶未嘗繫一重囚隆興二年金犯淮堧人相驚曰寇深矣官沿江者多送其孥衡獨自浙右移家入縣民心大安盜蝟起旁境而溧陽靖晏自如帥汪澈轉運使韓元吉等列上治狀詔進一秩尋召入爲監察御史歷司封郎中樞密院檢詳出知溫婺台三州惟婺嘗泣其治加直祕閣而衡引年乞身懇懇不休上累卻其奏除祕閣修撰致仕上思其樸忠旋召落致仕除侍御史以老固辭不獲命差同知貢舉會外戚張說以節度使掌兵柄衡力疏其事謂不當以母后肺腑爲人擇官廷爭移時改除起居郎衡曰與其進而負

於君孰若退而合於道章五上請老愈力上知不可奪仍以祕撰致仕時給事中莫濟不書敕翰林周必大不草制右正言王希呂亦與衡相繼論奏同時去國士爲四賢詩以紀之衡後定居崑山結茅別墅杖履徜徉左右惟二蒼頭聚書踰萬卷號曰樂菴卒年七十九衡自宣和間入辟雍同舍有趙孝孫者洛人也其父實師程頤家學有源勸衡讀論語曰學非記誦辭章之謂所以學聖賢也不可有絲毫僞實處方可以言學衡心佩其訓雖博通羣書而以論語爲根本臨沒沐浴冠櫛儵然而逝周必大聞之曰世謂潛心釋氏乃能達死生衡非逃儒入釋者而臨終超然

傳一百四十九
二
如此殆幾孔門所謂聞道者歟

王自中字道甫温州平陽人少負竒氣自立崖岸繇是忤
世乾道四年議遣歸正人自中伏麗正門爭論且言今內
空無賢外空無兵當搜羅豪俊廣募忠力以圖中原坐斥
徽州放還淳熙中登進士第主舒州懷寧簿嚴州分水令
樞密使王藺薦召對帝壯其言將改秩爲籍田令又俾舉
所知且嚮用矣以諫疏罷自中本韓彥古客王藺旣薦之
上大喜韓彥直彥質輩恐其爲彥古報仇力請交結於自
中而密達意近習謂自中受彥古賂伏闕上書薦彥古爲
相上遣人物色其事中書舍人王信恒懼自中入臺將不

利於王淮知彥直輩譖已行亟請對探上意退即走白右
正言蔣繼周繼周方敢劾奏讀至受賂伏闕處上曰卿可
謂中其膏肓繼周奏臣非不知孤蹤忤王藺但不敢曠職
蓋欲併中藺以媚淮上但喜繼周善論事不知曲折如此
通判郢州道除知光化軍改信州丁內艱服闋還朝光宗
即位迎謂曰朕得卿名於壽皇留爲郎可乎言者不置主
管冲佑觀起知邵州興化軍命下而自中己病慶元五年
八月卒年六十

家愿字處厚眉山人父勤國慶曆嘉祐間與從兄安國定
國同從劉巨遊與蘇軾兄弟爲同門友王安石久廢春秋

學勤國憤之著春秋新義熙寧元豐諸人紛更而元祐諸賢矯枉過正勤國憂之爲築室作室喻二蘇讀之敬歎愿弱冠游京師以廣文館進士登第時紹聖元年也廷策進士中書侍郎李清臣擬進策問力詆元祐之政愿荅策惟以守九年之所已行者爲言時門下侍郎蘇轍嘗上疏辨策間舉漢武帝事觸上怒待罪愿未及知也因見轍誦所對驚喜曰故人子道同志合猶若是也楊畏覆考專主熙寧元豐取畢漸爲第一愿遂居下第轍尋出守汝而國論大變矣元符三年以日食求言愿時爲普州樂至令應詔上言極論時政凡萬言其大要有十一曰謹始以正本二

曰敬德以格天三曰謹好惡以防小人四曰審信任以辨
君子五曰開言路以來直諫六曰詳聽言以觀事實七曰
破黨議以存至公八曰登碩德以服天下九曰從寬厚以
盡人才十曰崇名節以厚士風疏上不報崇寧元年詔籍
元祐元符上書人姓名愿以選人籍入邪下等謫監華州
西嶽廟時當改京秩迄不改禁錮不調凡十年大觀四年
孛星出降赦黨禁解始改秩調知雙流縣通判文州郡守
鄭行純憑內侍勢自恣罷蕃夷互市啓邊隙愿爭之不從
徑下令復其舊守怒交章互奏俱報罷而愿以曾入黨籍
謫英州酒稅量移黃州數年始予祠興元帥臣王庶薦自

代通判果州靖康初左丞馮澥薦備諫列除開封府工曹
京城失守不克赴高宗南渡擢知閬州會張浚謀大舉愿
謂浚厲兵足穀以俟機會浚不悅以便旨移彭州有論邊
防書名曰罪言守彭之明年乞骸骨以歸卒方蘇轍之讀
愿策謂愿少年能不為進取計異時當以直道聞恨不及
見轍之言至是而驗淳祐間愿曾孫大酉侍講經筵因從
容及之上改容嘉歎宣取所上書又親書西社同門友元
符上書人十大字以賜愿同郡楊恂丹陵人也字信仲元
豐五年登進士第元符初知廣都縣與愿同時上書語甚
切直越三年亦同入黨籍邪下第五等其書以火不存

張綱字彥正潤州丹陽人入太學以上舍及第釋褐徽宗
知綱五中首選特除太學正遷博士除校書郎入對論君
子小人溷殺詢言試事則邪正自別小人得志邀功生事
禍有不可勝言者今用事者大言罔上風俗侈靡背本趨
末日甚一日宜以祖考躬行之教爲法天下有不難化矣
上稱善論事與蔡京不相合擠之去主管玉局觀久之還
故官兼修國朝會要校正御前文字遷著作佐郎屯田司
勳郎初朝議遣童貫蔡攸使朔方綱力論不可出師狀不
報及金渝盟犯京闕命綱分守四壁旋解嚴詔登陴足月
者遷綱曰主憂臣辱義當爾顧因此受賞邪卒不自言出

為兩浙提刑移江東池將王進剽悍恣睢曹官以小過違忤遂釘手于門事聞詔綱乘傳窮竟時國勢未安諸將往往易朝廷進擁甲騎數百突至綱前綱叱進階下即按問罪立具自是無越法者以左司召權監察御史請令郡邑月具繫囚存亡數申提刑司歲終校多寡行殿最進起居舍人改中書舍人建言乞依祖宗法命大臣兼領史事詔宰臣呂頤浩監修國史著為令試給事中大將有以軍中田不均乞不收租朝廷將從之綱執不可會推恩元祐黨籍家有司無限制自陳者紛至綱建議以崇寧所刻十八人為正自軍興後小人多乘時召亂歷五年而怨家告訐

者衆綱謂非所以廣好生之德乞自蔽囚後有告勿受宗
室令慮特轉太中大夫綱言庶官超轉侍從非法且自崇
寧以來官職不循資任致綱紀大壞今方丕變其俗奈何
以令慮故復違舊章詔以次官命詞舍人王居正復執不
行命遂寢宣撫使張俊駐師九江遣營卒以書至瑞昌縣
令郭彥章揣知卒與獄囚通乃械繫之俊愬于朝彥章坐
免綱言近時州縣吏多獻諛當路彥章不隨流俗是能奉
法守職今不獎而黜何以示勸除給事中侍御史魏矸劾
綱提舉太平觀進徽猷閣待制引年致仕秦檜用事久綱
臥家二十年絕不與通問檜死召爲吏部侍郎兼侍讀初

講詩關雎因后妃淑女事歷陳文王用人寓意規戒上曰
久不聞博雅之言今日所講析理精詳深啓朕心綱言比
年監司資淺望輕請擇七品以上清望官或曾任郡守有
治狀者爲之庶位望旣重材能已試可舉其職從之權吏
部尚書時以彗出東方詔求言綱奏求言易聽察難宜命
有司詳審章奏必究極其情無事苟簡除參知政事高宗
頻諭輔臣寬恤民力蓋懲秦檜苛政期安黎庶綱乃摘其
切於利民八十事標以大指乞鏤版宣布中外於是人皆
昭知上德意告老以資政殿學士知婺州尋致仕高宗幸
建康綱朝行宮孝宗登極召綱陪祀南郊以老辭不至詔

嘉之命所在州郡恒存問仍賜羊酒卒年八十四綱常書
坐右曰以直行己以正立朝以靜退高天下其篤守如此
初謚文定吏部尚書汪應辰論駁之孫釜再請特賜曰章
簡釜慶元間為諫官力排道學諸賢累官至簽書樞密院
事

張大經字彥文建昌南城人紹興十五年中進士第宰吉
之龍泉有善政諸司列薦賜對便殿出知儀真時兩淮監
司帥守多興事邀功大經獨以平易近民民咸德之提舉
湖南常平提點湖北刑獄尋移江東他路有巨豪犯法獄
久不竟命移屬大經豪挾權勢求脫大經卒正其罪孝宗

重風憲之選命條上部使者十人上獨可大經召見上曰
朕十人中得卿一人以卿風力峻整遂除監察御史命下
中外聳歎大經首陳士風培克媮惰誕慢浮虛四弊時理
官間多居外大經奏非便乃作舍寺庭遷大理少卿守殿
中侍御史言今日不治由大臣不任責又言諸路荒政不
實飛蝗頗多願益加恐懼申飭大臣俾內而百官有司輸
忠謹脩厥職外而監司守臣察貪理寃去苛斂寬民力上
皆嘉納因論近習韓俱薦士上曰此亦無害昔楊得意為
狗監亦嘗薦司馬相如大經奏彼何人斯使得薦士將恐
無廉恥者望風希旨傷毀士俗後數日上謂大經曰卿前

所論韓侯朕思之誠是也又論宦者董璉暴橫將命淮甸
所至誅求且自號董閻羅上曰然人皆言之即依奏鑄罷
竄南康軍除侍御史上宣諭曰卿論事得體且詳練大經
遂言士風未厚吏治未肅民力未蘇和氣未應皆由人心
未正願察公正明義利以彰好惡抑浮薄去貪刻則莫不
靡然洗濯一歸於正上稱善再三又言監司治民之本不
可限以資格上納其言即選四寺丞同時臨遣試右諫議
大夫兼侍講請通漕臣之計以補州郡之有無拘戶絕之
租以廣常平之儲待嚴賊罪改正法以懲貪黷收外路辟
闕歸吏部以杜私謁而通孤寒秋旱詔求言大經極言人

心不和有以致之民力竭而愁歎多軍士貧而怨嗟衆二者當今大弊州縣之間絹帛多折其估米粟過收其贏關市苛征權酷峻禁中外兵帥多出貴倖之門營利自豐素召衆怨教閱滅裂軍容不整且近習甲第名園越法踰制別墅列肆在在有之非賂遺何以濟欲願陛下踈斥儉腐抑絕倖門垂意人主之職責成宰輔一提其綱則天下事必有能辦之者俄而池司郝政降充統制官殿帥補外蓋用其言也除禮部尚書兼侍讀大經屢請祠上曰卿公廉必能爲朕牧民以徽猷閣學士知建寧府未幾移鎮紹興辭不拜予祠進龍圖閣學士告老以通奉大夫致仕方主

眷耒衰抗疏引去人方之孔戣壽逾八袞紹熙五年寧宗即位進正議大夫降詔撫問賜銀奩藥茗慶元四年七月疾革語諸子曰吾目可瞑吾愛君憂國之心不可泯無一語及私卒年八十九訃聞上甚悼之贈銀青光祿大夫謚

簡肅

蔡洸字子平其先興化仙遊人端明殿學士襄之後徙雲川父伸左中大夫洸以蔭補將仕郎中法科除大理評事遷寺丞出知吉州召爲刑部郎徙度支以戶部郎總領淮東軍馬錢糧知鎮江府會西溪卒移屯建康舳艫相銜時久旱郡民築陂瀦水灌溉漕司檄郡決之父老泣訴洸曰

吾不忍獲罪百姓也卻之已而大雨漕運通歲亦大熟民
歌之曰我漕我水以灌以溉俾我不奪蔡公是賴就除司
農少卿言鎮江三邑稅戶客戶輸丁各異請爲一體不得
自爲同異所輸丁絹依和買之直計尺折納人給一鈔官
自買絹起發公私皆便上嘉納以戶部侍郎召試吏部尚
書移戶部上謂侍臣曰朕以版曹得人爲喜洸常言財無
滲漏則不可勝用未幾求去除徽猷閣學士知寧國府陞
辭賜坐上慰勞曰卿面有火色風證也朕有二方賜卿洸
謝即奉祠以歸卒年五十七洸事親孝曾祖襄未易名力
請于朝賜謚忠惠所得奉每以振親戚之貧者去朝之日

囊無餘資至售所賜銀鞍韉治行人服其清潔云

莫濛字子蒙湖州歸安人以祖蔭補將仕郎兩魁法科累官至大理評事提舉廣南市舶張子華以贓敗朝廷命濛往鞫之濛正其罪又言秦熺鄭時中受子華賂計直數千緡還朝除大理寺正吏部火連坐者數百人久不決命濛治之濛察其最可疑者留于獄出餘人爲耳目以蹤跡之約三日復來遂得其實繫者乃得釋黃州倅奏親擒盜五十餘人上命濛窮竟既至咸以寃告濛命囚去桎梏引倅至庭詢竊發之由聞敵之所遠近時日悉皆牴牾折之語塞濛具正犯數人奏上餘釋之上諭輔臣曰莫濛非獨曉

刑獄可俾理金穀除戶部員外郎朝廷遣濛措置浙西江
淮沙田蘆場上語之曰得此可助經費歸日以版曹處卿
濛多方括責得二百五十三萬七千餘畝言者論其丈量
失實徵收及貧民責監饒州景德鎮起知光化軍謀知金
渝盟郡乏舟衆以為慮濛力為辦集及敵犯境民賴以濟
時餉餽急除淮南轉運判官濛遷延不之任右司諫梁仲
敏劾其慢命罷官勒停宣諭使汪澈為言於上復舊職召
見上諭曰朕常記向措置沙田甚不易濛謝曰職爾不敢
避怨上曰使任責者人人如卿天下何事不成除湖北轉
運判官未幾知鄂州召除戶部左曹郎中出知揚州陛辭

上以城圯命濠增築濠至州規度城闔分授諸將各刻姓名甃堞間縣重賞激勸閱數月告成除直寶文閣學士大理少卿兼詳定司敕令官兼權知臨安府未幾假工部尚書使金賀正旦金庭錫宴濠以本朝忌日不敢簪花聽樂金遣人趣赴濠堅執不從竟不能奪使還除刑部侍郎改工部侍郎兼臨安府少尹以言者罷起知鄂州卒于官年六十一贈正奉大夫

周淙字彥廣湖州長興人父需以進士起家官至左中奉大夫淙幼警敏力學宣和間以父任爲郎歷官至通判建康府紹興三十年金渝盟邊事方興帥守難其選士夫亦

憚行首命淙守滁陽未赴移楚州又徙濠梁淮楚舊有並山水置砦自衛者淙爲立約束結保伍金主亮傾國犯邊民賴以全活者不可勝計除直祕閣再任孝宗受禪王師進取虹縣中原之民翕然來歸扶老携幼相屬于道淙計口給食行者犒以牛酒至者處以室廬人人感悅張浚視師駐于都梁見淙謀輒稱歎且曰有急公當與我俱死淙亦感激至謂頭可斷身不可去浚入朝悉陳其狀上嘉歎不已進直徽猷閣帥惟揚會錢端禮以尚書宣諭淮東復以淙薦進直顯謨閣時兩淮經踐蹂民多流亡淙極力招輯按堵如故勸民植桑柘開屯田上亦專以屬淙屢賜親

札淙奉行益力進直龍圖閣除兩浙轉運副使未幾知臨
安府上言自古風化必自近始陛下躬履節儉以示四方
而貴近奢靡殊不知革乃條上禁止十五事上嘉納之降
詔獎諭賜金帶臨安駐蹕歲久居民日增河流湫隘舟楫
病之淙請䟽浚工畢除祕閣修撰進右文殿修撰提舉江
州太平興國宮以歸上念淙不忘除敷文閣待制起知寧
國府趣入奏上慰撫愈渥魏王出鎮移守婺州明年春復
奉祠亟告老十月卒年六十積階至右中奉大夫封長興
縣男

劉章字文孺衢州龍游人少警異日誦數千言通小戴禮

四冠鄉舉紹興十五年廷對考官定其級在三迨進御上擢爲第一授鎮江軍簽判是冬入省爲正字明年遷祕書郎兼普安恩平兩王府教授遷著作佐郎事王邸四歲盡忠誠專以經誼文學啓迪掖導受知孝宗自此始秦檜當國謙不附已風言者媒孽其罪出倅筠州檜死召爲司封員外郎檢詳樞密院文字兼玉牒檢討官擢祕書少監起居郎使金還除權工部侍郎俄兼吏部兼侍講郊祀畢侍從上慶成詩初章在祕省嘗議郊廟禮文當置局討論詔行其說正遷吏部御史論章使胥長買絹高宗愕然曰劉章必無是事御史執不已罷提舉崇道觀舉朝嗟鬱起居

郎王佐訟其冤亦坐絀起知信州未久復請祠孝宗受禪
念舊學命知漳州爲諫議大夫王大寶所格尋除祕閣修
撰敷文閣待制召提舉佑神觀兼侍讀遂拜禮部侍郎奏
禁遏淫祀仍於三朝史中刪去道釋符瑞志大略以爲非
春秋法朝廷議經略中原調諸郡兵民頗擾少卿趙彥端
指言非是或譖彥端曰陛下究心大舉凡所圖回但資趙
彥端一笑爾彥端懼不測上因夜對問章曰聞卿監中有
笑朕者章不知狀從容對曰聖主所爲人焉敢笑若議論
不同或有之上意頗解彥端獲免人稱章長者詔詢唐太
宗所問魏徵德仁功利優劣章上䟽諄複且言太宗問徵

在貞觀十六年陛下宅天命十載于茲願益加意將越商周紹唐虞矣太宗非難到也進權禮部尚書兼給事中對選德殿問章今年幾而容貌未衰頗嘗學道否章拱對曰臣書生無他長惟菲儉自度晏嬰一狐裘三十年不易人以為難臣以為易上嘉歎久之親洒宸翰以賜俾安職章力告歸以顯謨閣學士食祠祿淳熙元年子之衡由御史檢法出守廣德軍當陛辭對便殿問卿父學士安否撫勞再三臨退復謂曰卿歸侍為朕致此意旋遣閣門祗候蘇曦至家宣問拜端明殿學士賜銀絹四百匹四年上表告老以資政殿學士致仕卒年八十贈光祿大夫謚曰靖文

章容狀魁碩以周密自守出入兩朝被顧遇未嘗泄禁中
一語

沈作賓字賓王世爲吳興歸安人以父任入仕監饒州未
平監治鑄堅緻又承詔造鴈翎刀稱上意連進兩資中刑
法科歷江西提刑司檢法官入爲大理評事改秩通判紹
興府帥守丘密遇僚吏剛嚴作賓從容裨贊每濟以寬秩
滿知台州首訪民疾苦弛鹽禁寬租期均徭役更酒政決
滯獄五十日間盡除前政之不便民者邦人胥悅而前守
嫉其勝已巧媒孽之罷去民請于朝借留不遂爲立留賢
碑除大理正親嫌改太府丞遷刑部郎慶元初歷官至淮

南轉運判官以治辦聞直華文閣因其任擢太府少卿總
領淮東軍馬錢糧繼升為卿尋除直龍圖閣帥浙東知紹
興府入對奏徽州南康軍月椿不如期朝廷科降額比年
曰權免一次來年督促如初適足啓吏姦重民害乞明詔
示又楚州武鋒一軍已招三千五百餘人朝廷初欲減戍
數年未就紀律一主將望輕二郡守節制不為禮三訓練
不盡其能願令本州少假借責之練習期以歲月考績用
成否上于朝而黜陟之上嘉納韓侂胄方用事族有居越
者私釀公行作賓逮捕寘于獄而竄其奴又論紹興府和
買事語在食貨志除兩浙轉運副使入對奏橫宮一司歲

撥經總制錢爲緡率四萬有奇丹雘未弊加之塗飾牆壁
具存從而創易妄費固不足計亡謂驚黷非所以妥神靈
彰聖孝今後有合營繕聞于朝下守臣稽覈畫旨而後興
役上首肯再三而修奉者不樂也除權工部侍郎繼兼戶
部侍郎奏請修紹興三十一年以前故事復敕令所刪修
官五員以待選人有才者又乞申嚴保伍法以言者罷歸
起知鎮江府除集英殿修撰改知寧國府除寶謨閣待制
知潭州除戶部侍郎兼詳定敕令官奏湖北當儲粟湖南
當增兵未幾除龍圖閣待制知平江府請得節制許浦水
軍詔可郡有使臣故海盜也作賓使招誘其黨既至慰勉

之錫衣物又得強勇者幾千人置將以統之號曰義士復募郡城內外惡少亦幾千人號曰壯士衣糧器械皆視官軍而輕捷善鬪過之於是海道不警市井無譁尋命參贊督府兼權鎮江府請留戍兵千人又欲以江閩新軍二千人易舊軍千人備不虞朝廷難之遂請祠言者繼及之復召爲戶部侍郎軍興之餘國力殫耗見存金穀僅支旬日作賓考逋負稅吏姦閱三月即有半年之儲充館伴使兼權工部尚書會臨安關知府事時相欲奏用作賓力辭除權戶部尚書以母憂解服關授顯謨閣直學士知建寧府入覲乞申嚴詭戶之禁除寶謨閣學士江西安撫兼知隆

興府奏部內南安南康龍泉三縣逼近溪峒三縣令尉及
近峒之砦曰秀洲曰北鄉曰蓮塘并永新縣之勝鄉砦宜
就委帥憲兩司擇才辟置量加賞格又乞詔諸道監司分
詣州郡選禁軍精練閱改刺其懦弱者爲廂軍在郡搏錢
二十餘萬緡僚屬請獻諸朝作賓謂平生未嘗獻羨以半
歸帥司犒師半隸本府除煥章閣學士提舉隆興府玉隆
萬壽宮進顯謨閣學士致仕卒于家贈金紫光祿大夫

論曰李衡進退雍容幾於聞道王自中家愿竒邁危言摧
折弗悔咸有可稱嘗考宋之立國元氣在臺諫崇寧大觀
而後姦佞擅權爵賞冒濫馴至覆亡高孝重繩糾封駁之

司張綱抑令廉恩大經劾韓俱斥董璉人人振揚風采正
氣稍伸矣時則有若沈濛淙章作賓班班有善同傳亦宜

列傳卷第一百四十九

列傳卷第一百五十一

宋史三百九十一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魯國重事尚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
臣脫脫等奉

勅修

周必大

留正

胡晉臣

周必大字子充一字洪道其先鄭州管城人祖誥宣

和中倅廬陵因家焉父利建太學博士必大少英特

父死鞠於母家母親督課之紹興二十年第進士授

徽州戶曹中博學宏詞科教授建康府除太學錄召

試館職高宗讀其策曰掌制手也守秘書省正字館

職復召試自此始兼國史院編修官除監察御史孝

宗踐祚除起居郎直前奏事上曰朕舊見卿文其以
近作進上初御經筵必大奏經筵非爲分章析句欲
從容訪問裨聖德究治體先是左右史久不除並記
注壅積必大請言動必書兼修月進迺命必大兼編
類聖政所詳定官又兼權中書舍人侍經筵嘗論邊
事上以蜀爲憂對曰蜀民久困願詔撫諭事定宜寬
其賦應詔上十事皆切時弊權給事中繳駁不辟權
倖翟姦容位官吏轉行礙止法爭之力上曰意卿止
能文不謂剛正如此金索講和時舊禮必大條奏請
正敵國之名金爲之屈曾覲龍大淵得幸臺諫交彈

之並遷知閣門事必大與金安節不書黃且奏曰陛下於政府侍從欲罷則罷欲貶則貶獨於二人委曲遷就恐人言紛紛未止也明日宣手詔謂給舍爲人鼓扇太上時小事安敢爾必大人謝曰審爾則是臣不以事太上者事陛下退待罪上曰朕知卿舉職但欲破朋黨明紀綱耳旬日申前命必大格不行遂請祠去久之差知南劍州改提點福建刑獄入對願詔中外舉文武之才區別所長爲一籍藏禁中備緩急之用除秘書少監兼直學士院兼領史職鄭聞草必大制上改竄其末引漢宣帝事必大因奏曰陛下取

漢宣帝之言親制贊書明示好惡臣觀西漢所謂社稷臣乃鄙朴之周勃少文之汲黯不學之霍光至於公孫弘蔡義韋賢號曰儒者而持祿保位故宣帝謂俗儒不達時宜使宣帝知真儒何至雜伯哉願平心察之不可有輕儒名上喜其精洽欲與之日夕論文德壽加尊號必大曰太上萬壽而紹興末議文及近上表用嗣皇帝為未安按建炎遥拜徽宗表及唐憲宗上順宗尊號冊文皆稱皇帝議遂定趙雄使金賫國書議受書禮必大立具草畧謂尊卑分定或較等威叔姪親情豈嫌坐起上褒之曰未嘗諭國書之意

而卿能道朕心中事此大才也兼權兵部侍郎奏請
重侍從以儲將相增臺諫以廣耳目擇監司郡守以
補郎官尋權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同修國史實錄
院同修撰一日詔同王之竒陳良翰對選德殿袖出
手詔舉唐太宗魏徵問對以在位久功未有成治效
優劣苦不自覺命必大等極陳當否退而條陳陛下
練兵以圖恢復而將數易是用將之道未至擇人以
守郡國而守數易是責實之方未盡諸州長吏條來
忽去婺州四年易守者五平江四年易守者四甚至
秀州一年而四易守吏姦何由可察民瘼何由可蘇

上善其言爲革二弊江湖旱請捐南庫錢二十萬代
民輸上嘉之兼侍講兼中書舍人未幾辭直學士院
從之張說再除簽書樞密院給事中莫濟封還錄黃
必大奏曰昨舉朝以爲不可陛下亦自知其誤而止
之矣曾未周歲此命復出貴戚預政公私兩失臣不
敢具草上批王曦疾速譔入濟必大子宮觀日下出
國門說露章薦濟必大於是濟除温州必大除建寧
府濟被命即出必大至豐城稱疾而歸濟聞之大悔
必大三請祠以此名益重又之除敷文閣待制兼侍
讀兼權兵部侍郎兼直學士院上勞之曰卿不迎合

無附麗朕所倚重除兵部侍郎尋兼太子詹事奏言
太宗儲才爲真宗仁宗之用仁宗儲才爲治平元祐
之用自章蔡沮士氣卒致裔夷之禍秦檜忌刻逐人
才流弊至今願陛下儲才於閑暇之日上日御毬場
必大曰固知陛下不忘閱武然太祖二百年天下屬
在聖躬願自愛上改容曰卿言甚忠得非虞衡楨之
變乎正以讎恥未雪不欲自逸爾升兼侍讀改吏部
侍郎除翰林學士又雨奏請減後宮給使寬浙郡積
逋命省部議優恤內直宣引論金星近前星武士擊
毬太子亦與臣甚危之上俾語太子必大曰太子人

子也陛下命以驅馳臣安敢勸以違命陛下勿命之可也乞歸弗許上欲召人與之分職因問呂祖謙能文否對曰祖謙涵養久知典故不但文字之工除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進吏部兼承旨詔禮官議明堂典禮必大定園立合宮互舉之議被旨撰選德殿記及皇朝文鑑序必大在翰苑幾年制命溫雅周盡事情爲一時詞臣之冠或言其再入也實曾覲所薦而必大不知除參知政事上曰執政於宰相固當和而不同前此宰相議事執政更無語何也必大曰大臣自應互相可否自秦檜當國執政不敢措一辭後

遂以爲當然陛下虛心無我大臣乃欲自是乎惟小事不敢有隱則大事何由蔽欺上深然之乂旱手詔求言宰相謂此詔一下州郡皆乞振濟何以應之約必大同奏必大曰上欲通下情而吾儕阻隔之何以塞公論有介椒房之援求爲郎者上俾諭給舍繳駁必大曰臺諫給舍與三省相維持豈可諭意不從失體從則壞法命下之日臣等自當執奏上喜曰肯如此任怨耶必大曰當予而不予則有怨不當予而不予何怨之有上曰此任責非任怨也除知樞密院上曰每見宰相不能處之事卿以數語決之三省本末

可輟卿也山陽舊屯軍八千雷世方乞止差鎮江一軍五千必大曰山陽控扼清河口若今減而後增必致敵疑揚州武鋒軍本屯山陽者不若歲撥三千與鎮江五千同戍郭杲請移荆南軍萬二千永屯襄陽必大言襄陽固要地江陵亦江北喉襟於是留二千入上諭以金旣還上京且分諸子出鎮將若何必大言敵恟疑虛喝正恐我先動當鎮之以靜惟邊將不可不精擇拜樞密使上曰若有邊事宜撫使惟卿可他人不能也上諸軍升差籍時點召一二察能否主帥悚激無敢容私荆諸軍點試法其在外解發而親

閱之池州李忠孝自言正將二人不能開弓乞罷軍
上曰此樞使措置之效也金州謀帥必大曰與其私
舉不若明揚令侍從管軍薦舉或傳大石林牙將加
兵於金忽魯大王分據上京邊臣結約夏國必大皆
屏不省勸上持重勿輕動既而所傳果妄上曰卿真
有先見之明淳熙十四年二月拜右丞相首奏今內
外晏然殆將二紀此正可懼之時當思經遠之計不
可紛更欲速秀州乞減大軍總制錢二萬吏請勘當
必大曰此豈勘當時耶立蠲之封事多言大臣同異
必大曰各盡所見歸於一是豈可尚同陛下復祖宗

舊制命三省覆奏而後行正欲上下相維非止奉行
文書也高宗升遐議用顯仁例遣三使詣金必大謂
今昔事殊不當畏敵曲徇止之賀正使至或請權易
淡黃袍御殿受書必大執不可遂爲縞素服就帷幄
引見十五年思陵發引援熙陵呂端故事請行乃攝
太傅爲山陵使明堂加恩封濟國公十一月留身乞
去上獎勞再三忽宣諭比年病倦欲傳位太子須卿
且留必大言聖體康寧止因孝思稍過何遽至倦勤
上曰禮莫大於事宗廟而孟饗多以病分詣孝莫重
於執喪而不得自至德壽宮欲不退休得乎朕方以

此委卿必大泣而退十二月壬申密賜紹興傳位親
札辛卯命留身議定二月壬戌又命預草詔專以奉
几筵侍東朝爲意拜左丞相許國公參政留正拜右
丞相壬子上始以內禪意諭二府二月辛酉朔降傳
位詔翼日上吉服御紫宸殿必大奏陛下巽位與子
盛典再見度越千古顧自今不得日侍天顏因哽噎
不能言上亦泣然曰正賴卿等協贊新君光宗問當
世急務奏用人求言二事三月拜少保益國公李燾
草二相制抑揚不同上召燾令帖麻改定旣而斥燾
予郡必大求去何澹爲司業又不遷留正奏選之澹

憾必大而德正至是爲諫長遂首劾必大詔以觀文
殿大學士判潭州澹論不已遂以少保充醴泉觀使
判隆興府不赴復除觀文殿學士判潭州復大觀文
坐所舉官以賄敗降滎陽郡公復益國公改判隆興
辭除醴泉觀使寧宗即位求直言奏四事曰聖孝曰
敬天曰崇儉曰久任慶元元年三上表引年遂以少
傅致仕先是布衣呂祖泰上書請誅韓侂胄遂陳自
強以必大代之嘉泰元年御史施康年劾必大首唱
僞徒私植黨與詔降爲少保自慶元以後侂胄之黨立
僞學之名以禁錮君子而必大與趙汝愚留正實指

爲罪首二年復少傅四年薨年七十有九贈太師謚
文忠寧宗題篆其墓碑曰忠文耆德之碑自號平園
老叟著書八十一種有平園集二百卷嘗建三忠堂
於鄉謂歐陽文忠修楊忠襄邦乂胡忠簡銓皆廬陵
人必大平生所敬慕爲文記之蓋絕筆也一子綸
留正字仲至泉州永春人六世祖從效事太祖爲清
遠軍節度使封鄂國公紹興十三年第進士授南恩
州陽江尉清海軍節度判官龔茂良守番禺正言在
法劫盜賍滿五貫死海盜加等小民餌利率身陷重
辟請鏤梓海上使戶知之民始知避用茂良薦赴都

堂審察宰相虞允文奇之薦于上得對正言國家右文而畧武備祖宗以天下全力用於西夏承平日久邊不為備至敵人長驅而不能支今當改轍使文武並用孝宗嘉歎書劄中要語下三省施行知循州陞辭言士大夫名節不立國家緩急無所倚仗靖康金人犯闕死義者少因亂謀利者多今欲恢復當崇尚名節上益喜明日諭輔臣留正奏事議論耿耿可與職事官除軍器監簿歷官考功郎官太常謚葉義問恭簡正覆謚言義問將兵出疆不知敵人情偽及金犯邊督視寡謀幾至敗事下太常更議時論韙之擢

起居舍人尋權中書舍人光宗自東宮朝顧見正謂
左右曰修整如此其人可知迺請于上兼太子左諭
德正言記注進御非設官本意乞自今免奏御詔從
之為中書舍人兼侍講兼權兵部侍郎除給事中張
說子薦往視鎮江戰艦挾勢遊觀沉舟溺卒除知閣
門事樞密副承旨正封還詞頭洪邦直除御史正言
邦直為邑人所訟不宜任風憲兼權吏部尚書言用
人莫先論相陛下志在恢復而相位不能任輔贊望
精選人才與圖大計時相益不樂以顯謨閣直學士出
知紹興府侍御史范仲芑劾前帥賊六十萬有詔覈

字四百令九介
宋史列傳卷一百一
馮 庚 刊

責正明其非辜御史怒并劾正降顯謨閣待制提舉
王隆萬壽宮尋復職知贛州奏減上供米不報及爲
相蠲一萬八千石知隆興府進龍圖閣直學士四川
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平四蜀折租價歲減酒課三十
八萬乾道初羌酋奴兒結越大渡河據安靜若侵漢
地幾百里正密授諸將方略擒奴兒結以歸盡俘其
黨羌平進敷文閣學士尋詔赴行在正在蜀以簡素
化民歸裝僅書數簾人服其清除端明殿學士簽書
樞密院事參知政事同知樞密院事孝宗密諭內禪
意拜右丞相一日奏事皇太子參決侍立上顧謂太

子曰留正純誠可託光宗受禪主管左右春坊姜特
立隨龍恩擢知閣門事聲勢浸盛正列其招權預政
狀乞斥逐上意猶未決會副參闕特立謁正曰上以
丞相在位久欲遷左相葉翥張杓當擇一人執政未
知孰先正奏之上大怒詔特立提舉興國宮孝宗聞
之曰真宰相也紹熙元年進左丞相正謹法度惜名
器豪髮不可干以私引趙汝愚首從班卒與之共政
用黃裳爲皇子嘉王翊善世號得人嘉王感疾正言
陛下只有一子隔在宮牆外非便迺令蚤正元良之
位入居東宮則朝夕相見甚順又奏太子天下本傳

字四百令九
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漢文帝即位即建太子本朝皇子居冢嫡有未出閣而正儲位者皇子嘉王既居冢嫡出閣已久宜早正儲位以定天下本再月不報檢漢文帝紀及本朝真宗立仁宗典故并呂誨張方平兩奏節其要語繳奏上不豫外議洵洵正與同列間至福寧殿奏事處分得宜人情以安進封申國公上疾浸平正乞歸政不許初正帥蜀慮吳氏世將謀去之至是朝廷議更蜀帥正言西邊三將惟吳氏世襲兵柄號爲吳家軍不知有朝廷遂以戶部侍郎立密行及吳挺死韓侂胄爲吳氏地使吳曦世

襲正力請留曦環衛遣張詔代挺後數歲曦入蜀卒
稔變壽皇聖政成進少保封衛國公李端友以椒房
親手詔除郎正繳還不納復執奏曰昔館陶公主
爲子求郎明帝不許今端友依憑內援恐累聖德姜
特立除浙東副總管尋召赴行在正引唐憲宗召吐
突承璀事乞罷相上批成命已行朕無反汗卿宜自
處正待罪六和塔奏言陛下近年不知何人獻把定
之說遂至每事堅執斷不可回天下至大機務至煩
事出於是則人無異詞可以固執事出於非則衆論
紛起必湏惟是之從臣恐自此以往事無是非陛下

壹持把定之說言路遂塞因繳進前後錫賚及告敕待罪范村乞歸田里不許壽聖太后將以冬至上尊號冊寶以正為禮儀使攝太傅於是上遣左司徐誼諭旨正復入都堂視事是行也待罪凡一百四十日冊寶禮成拜少傅封魯國公正力辭五年正月孝宗疾革正數請車駕過宮一日上拂衣起正引裾泣諫隨至福寧殿門正退上䟽言極激切六月戊戌孝宗崩光宗以疾未能執喪正率同列屢奏乞早正嘉王儲位又擬指揮付學士院降詔尋有手詔朕歷事歲久念欲退閑正得之始懼請對復不報即出國門上

表請老末曰願陛下速回淵鑒追悟前非漸收人心
庶保國祚正始議以上疾未克主喪宜立皇太子監
國若終喪未倦勤當復辟設議內禪太子可即位時
從臣鄭湜奏與正同既而趙汝愚以內禪請于憲聖
正謂建儲詔未下遽及此他日必難處論既違以肩
輿逃去及嘉王即位尊皇帝爲太上皇帝以正爲大
行攢宮總護使寧宗即位入謝復出憲聖命速宣押
時汝愚亦以爲請上親札遣使召正還侍御史張叔
椿請議正棄國之罰乃徙叔椿吏部侍郎而正復相
入賀且請車駕一出慰安都人心及定壽康宮南向

撤去新增禁旅詔悉從之進少傅屢辭不拜奏言陛下
下勉徇群情以登大寶當遇事從簡示天下以不得
已之意實非頒爵之時韓侂胄浸謀預政數詣都堂
正使省吏諭之曰此非知閣日往來之地侂胄怒而
退會經筵晚講賜坐正執奏以為非上不懌侍御史
黃度論馬大同罪正擬度補外上知其情除度右正
言正請推恩隨龍人上曰朕未見父母可恩及下人
耶積數事失上意侂胄從而間之八月手詔正以少
師觀文殿大學士判建康府尋又以諫議大夫張叔
椿言落職慶元元年六月詔正以上皇付正手詔入

字進入宣付史館復觀文殿大學士初劉德秀自重慶入朝未爲正所知謁正客范仲黼請爲言正曰此人若留之班行朝廷必不靜乃除大理簿德秀憾之至是爲諫議大夫論正四大罪褫職自是彈劾無虛歲以張釜言責授中大夫光祿卿分司西京邵州居位明年令自便給事中謝源明封還錄黃量移南劍州再許自便復光祿大夫提舉洞霄宮上章乞納祿詔復元官職致仕又以御史林采言依舊官光祿大夫致仕俄復觀文殿學士金紫光祿大夫嘉泰元年進封魏國公復少師觀文殿大學士開禧二年七月

薨年七十八贈太師正出處大致如紹熙去國恥與
姜特立並位而待罪近郊五月復入議者猶惜其去
之不勇首發大議蚤正嘉王儲位遂致言者深文指
為棄國豈弘毅有所不足耶或問范仲黼留趙二公
處變不同如何仲黼曰趙同姓之卿也留則異姓之
卿反復之而不聽則去聞者以為名言有詩文奏議
外制二十卷行于世寶慶三年謚忠宣子恭丙端皆
為尚書郎孫元英工部侍郎元剛起居舍人

胡晉臣字子遠蜀州人登紹興二十七年進士第為
成都通判制置使范成大以公輔薦諸朝孝宗召赴

行在入對䟽當今士俗民力邊備軍政四弊試學士
院除秘書省校書郎遷著作佐郎兼右曹郎官輪對
論三事一無忽講讀官以仁宗爲法二責諫官以糾
官邪責宰相以抑奔競三廣聽納通下情以銷未形
之患又極論近倖上覽奏色動晉臣口陳甚悉至論
及兩稅折變天威稍霽首肯久之趙雄時秉政手詔
下中書問近倖姓名晉臣翼日至中書執政詰其故
晉臣曰近習招權丞相豈不知之即條具大者以聞
上感悟自是近習嚴憚晉臣以親年高求外補知漢
州除潼川路提點刑獄以憂去服除再召以五事見

曰選將帥廣常平治渠堰更銓法通楮幣上謂輔臣曰胡晉臣言可行除度支郎累遷侍御史朱熹除兵部郎官以病足未供職侍郎林栗與熹論易不合因奏熹不即受印爲傲慢晉臣上疏留熹而排栗物論歸重光宗嗣位遷工部侍郎除給事中每以裁濫恩惜名器爲重內降持不下上嘉其有守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正謝日上命條上軍政利害旣而朝重華宮孝宗謂曰嗣君擢任二三大臣深愜朕意聞外庭亦無異詞晉臣拜謝除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上自南郊後又不御朝晉臣與丞相留正同

心輔政中外帖然其所奏陳以溫清定省爲先次及親君子遠小人抑僥倖消朋黨啓沃剴切彌縫續密人無知者未幾薨于位贈資政殿學士謚文靖論曰謀大事決大議非凝定有立者不能也周必大留正一時俱以相業稱然必大純篤忠厚能以善道其君光寧禪受之際懼禍而去其可爲有立乎哉若胡晉臣爭論朱熹則侃侃有守者也

列傳卷第一百五十一

既言至華論未竟而

其言先聲驟發之聲

留玉一相身久自

論曰其大率先大

人無味衣未幾

張表一盡小人

小神如中伏胡

宋史卷第一百五十一

宋史三百九

趙汝愚字子直漢恭憲王元佐七世孫居饒之餘干縣父善應字彥遠官終修武郎江西兵馬都監性純孝親病嘗

刺血和藥以進母畏雷每聞雷則披衣走其所嘗寒夜遠歸從者將扣門遽止之曰無恐吾母露坐達明門啓而後入家貧諸弟未製衣不敢製已製未服不敢服一瓜果之

微必相待共嘗之母喪哭泣嘔血毀瘠骨立終日俯首柩

趙汝愚字子直漢恭憲王元佐七世孫居饒之餘干縣父善應字彥遠官終修武郎江西兵馬都監性純孝親病嘗

刺血和藥以進母畏雷每聞雷則披衣走其所嘗寒夜遠歸從者將扣門遽止之曰無恐吾母露坐達明門啓而後

入家貧諸弟未製衣不敢製已製未服不敢服一瓜果之微必相待共嘗之母喪哭泣嘔血毀瘠骨立終日俯首柩

微必相待共嘗之母喪哭泣嘔血毀瘠骨立終日俯首柩

微必相待共嘗之母喪哭泣嘔血毀瘠骨立終日俯首柩

微必相待共嘗之母喪哭泣嘔血毀瘠骨立終日俯首柩

微必相待共嘗之母喪哭泣嘔血毀瘠骨立終日俯首柩

列傳

傳三十一

盧起潛

傍聞雷猶起側立垂涕既終喪言及其親未嘗不揮涕生朝必哭于廟父終肺疾每膳不忍以諸肺爲羞母生歲值卯謂卯兔神也終其身不食兔間四方水旱輒憂形于色江淮警報至爲之流涕不食累日同僚會宴善應悵然曰此寧諸君樂飲時耶衆爲失色而罷故人之孤女貧無所歸善應聘以爲己子婦有嘗同僚者死不克葬子傭食他所善應馳往哭之歸其子而予之貲使葬焉道見病者必收恤之躬爲煮藥歲饑旦夕率其家人輟食之半以飼飢者夏不去草冬不破壤懼百蟲之遊且蟄者失其所也晉陵尤哀稱之曰古君子也既卒丞相陳俊卿題其墓碣曰

宋篤行趙公彥遠之墓汝愚早有大志每曰丈夫得汗青
一幅紙始不負此生擢進士第一筮書寧國軍節度判官
召試館職除祕書省正字孝宗方銳意恢復始見即陳自
治之策孝宗稱善遷校書郎知閣門張說擢簽書樞密院
事汝愚不往見率同列請祠未報會祖母訃至即日歸因
自劾上不加罪遷著作郎知信州易台州除江西轉運判
官入為吏部郎兼太子侍講遷祕書少監兼權給事中內
侍陳源有寵於德壽宮添差浙西副總管汝愚言祖宗以
童貫典兵卒開邊釁源不宜使居總戎之任孝宗喜詔自
今內侍不得兼兵職舊制密院文書皆經門下省張說在

西府託言邊機不宜泄汝愚謂東西二府朝廷治亂所關
中書庶政無一不由東省何密院不然孝宗命如舊制權
吏部侍郎兼太子右庶子論知閣王抃招權預政出抃外
祠以集英殿修撰帥福建陛辭言國事之大者四其一謂
吳氏四世專蜀兵非國家之利請及今以漸抑之進直學
士制置四川兼知成都府諸羌蠻相挺爲邊患汝愚至悉
以計分其勢孝宗謂其有文武威風召還光宗受禪趣召
未至殿中侍御史范處義論其稽命除知潭州辭改太平
州進敷文閣學士知福州紹熙二年召爲吏部尚書先是
高宗以宮人黃氏侍光宗於東宮及即位爲貴妃后李氏

意不能平是年冬十一月郊有司已戒而風雨暴至光宗
震懼及齋宿青城貴妃暴薨駕還聞之恚是夕疾作內侍
馳白孝宗孝宗倉卒至南內問所以致疾之由不免有所
戒責及光宗疾稍平汝愚入對上常以五日一朝孝宗於
重華宮至是往往以傳旨免至會慶節上壽駕不出冬至
朝賀又不出都人以爲憂汝愚往復規諫上意乃悟汝愚
又屬嗣秀王伯圭調護於是兩宮之情通光宗及后俱詣
北內從容竟日四年汝愚知貢舉與監察御史汪義端有
違言汝愚除同知樞密院事義端言祖宗之法宗室不爲
執政詆汝愚植黨沽名疏上不納又論臺諫給舍陰附汝

四言
愚一切緘默不報論汝愚發策譏訕祖宗又不報汝愚力
辭上爲徙義端軍器監給事中黃裳言汝愚事親孝事君
忠居官廉憂國愛民出於天性義端實忌賢不可以不黜
上乃黜義端補郡汝愚不獲已拜命未幾遷知樞密院事
辭不拜有旨趣受告汝愚對曰臣非敢久辭臣嘗論朝廷
數事其言未見用今陛下過重華留正復相天下幸甚惟
武興未除帥臣心不敢安上遂以張詔代領武興軍汝愚
乃受命光宗之疾生於疑畏其未過宮也汝愚數從容進
諫光宗出聞其語輒悟入輒復疑五年春孝宗不豫夏五
月疾日臻光宗御後殿丞相率同列入請上詣重華宮侍

疾從臣臺諫繼入閣門吏以故事止之不退光宗益疑起
入內越二日宰相又請對光宗令知閣門事韓侂胄傳旨
云宰執並出於是俱至浙江亭俟命孝宗聞之憂甚嗣秀
王簡丞相傳孝宗意令宰執復入侂胄奏曰昨傳旨令宰
執出殿門今乃出都門請自往宣押汝愚等乃還第六月
丁酉夜五鼓重華大闔扣宰執私第報孝宗崩中書以聞
汝愚恐上疑或不出視朝持其劄不上次日上視朝汝愚
以提舉重華宮關禮狀進上乃許過北內至日具不出宰
相率百官詣重華宮發喪壬寅將成服留正與汝愚議介
少傅吳玘請憲聖太后垂簾暫主喪事憲聖不許正等附

奏曰臣等連日造南內請對不獲累上疏不得報今當率百官恭請若皇帝不出百官相與慟哭于宮門恐人情騷動爲社稷憂乞太皇太后降旨以皇帝有疾暫就宮中成服然喪不可無主祝文稱孝子嗣皇帝宰臣不敢代行太皇太后壽皇之母也請攝行祭禮蓋是時正汝愚之請垂簾也以國本係乎嘉王欲因簾前奏陳宗社之計使命出簾幃之間事行廟堂之上則體正言順可無後艱而吳琚素畏慎且以后戚不欲與聞大計此議竟格丁未宰臣已下待對和寧門不報乃入奏云皇子嘉王仁孝夙成宜早正儲位以安人心又不報越六日再請御批云甚好明日

同擬旨以進乞上親批付學士院降詔是夕御批付丞相
云歷事歲久念欲退閑留正見之懼因朝臨佯仆于庭密
爲去計汝愚自度不得辭其責念故事須坐甲以戒不虞
而殿帥郭杲莫有以腹心語者會工部尚書趙彥逾至私
第語及國事汝愚泣彥逾亦泣汝愚因微及與子意彥逾
喜汝愚知彥逾善杲因繆曰郭杲儻不同奈何彥逾曰某
當任之約明乃復命汝愚曰此大事已出諸口豈容有所
俟乎汝愚不敢入私室退坐屏後以待彥逾之至有頃彥
逾至議遂定明日正以五更肩輿出城去人心益搖汝愚
處之恬然自吳玠之議不諧汝愚與徐誼葉適謀可以白

意於慈福宮者乃遣韓侂胄以內禪之意請于憲聖侂胄
因所善內侍張宗尹以奏不獲命明日往又不獲命侂胄
遂巡將退重華宮提舉關禮見而問之侂胄具述汝愚意
禮令少俟入見憲聖而泣憲聖問故禮曰聖人讀書萬卷
亦嘗見有如此時而保無亂者乎憲聖曰此非汝所知禮
曰此事人人知之今丞相已去所賴者趙知院旦夕亦去
矣言與淚俱憲聖驚曰知院同姓事體與他人異乃亦去
乎禮曰知院未去非但以同姓故以太皇太后爲可恃耳
今定大計而不獲命勢不得不去去將如天下何願聖人
三思憲聖問侂胄安在禮曰臣已留其俟命憲聖曰事順

則可令諭好爲之禮報侂冑且云來早太皇太后於壽皇
梓宮前垂簾引執政侂冑復命汝愚始以其事語陳騭余
端禮使郭杲及步帥閻仲夜以兵衛南北內禮使其姻黨
宣贊舍人傅昌朝密製黃袍是日嘉王謁告不入臨汝愚
曰禫祭重事王不可不出翌日禫祭羣臣入王亦入汝愚
率百官詣大行前憲聖垂簾汝愚率同列再拜奏皇帝疾
未能執喪臣等乞立皇子嘉王爲太子以繫人心皇帝批
出有甚好二字繼有念欲退閑之語取太皇太后處分憲
聖曰既有御筆相公當奉行汝愚曰茲事重大播之天下
書之史冊須議一指揮憲聖允諾汝愚袖出所擬太皇太

后指揮以進云皇帝以疾至今未能執喪曾有御筆欲自
退閑皇子嘉王擴可即皇帝位尊皇帝爲太上皇帝皇后
爲太上皇后憲聖覽畢曰甚善汝愚奏自今臣等有合奏
事當取嗣君處分然恐兩宮父子間有難處者須煩太皇
太后主張又奏上皇疾未平驟聞此事不無驚疑乞令都
知楊舜卿提舉本宮任其責遂召舜卿至簾前面諭之憲
聖乃命皇子即位皇子固辭曰恐負不孝名汝愚奏天子
當以安社稷定國家爲孝今中外人人憂亂萬一變生置
太上皇何地衆扶入素幄披黃袍方却立未坐汝愚率同
列再拜寧宗詣几筵殿哭盡哀須臾立仗訖催百官班帝

裹服出就重華殿東廡素幄立內侍扶掖乃坐百官起居
訖行禫祭禮汝愚即喪次召還留正長百僚命朱熹待制
經筵悉收召士君子之在外者侍御史張叔椿請議正棄
國之罰汝愚爲遷叔椿官是月上命汝愚兼權參知政事
留正至汝愚乞免兼職乃除特進右丞相汝愚辭不拜曰
同姓之卿不幸處君臣之變敢言功乎乃命以特進爲樞
密使汝愚又辭特進孝宗將擢汝愚議擢官非永制欲改
卜山陵與留正議不合侂冑因而間之出正判建康命汝
愚爲光祿大夫右丞相汝愚力辭至再三不許汝愚本倚
正共事怒侂冑不以告及來謁故不見侂冑慙忿簽書樞

密羅點曰公誤矣汝愚亦悟復見之侂冑終不懌自以有
定策功且依託肺腑出入宮掖居中用事朱熹進對以爲
言又約吏部侍郎彭龜年同劾之未果熹白汝愚當以厚
賞酬勞勿使預政而汝愚謂其易制不爲慮右正言黃度
欲論侂冑謀泄以內批斥去熹因講畢奏䟽極言陛下即
位未能旬月而進退宰執移易臺諫皆出陛下之獨斷大
臣不與謀給舍不及議此弊不革臣恐名爲獨斷而主威
不免於下移䟽入遽出內批除熹宮觀汝愚袖批還上且
諫且拜侂冑必欲出之汝愚退求去不許吏部侍郎彭龜
年力陳侂冑竊弄威福爲中外所附不去必貽患又奏近

日逐朱熹太暴故欲陛下亦亟去此小人既而內批龜年
與郡佞胄勢益張佞胄恃功爲汝愚所抑日夜謀引其黨
爲臺諫以擯汝愚汝愚爲人踈不虞其姦趙彥逾以嘗達
意於郭杲事定異汝愚引與同列至是除四川制置意不
慝與佞胄合謀陛辭日盡疏當時賢者姓名指爲汝愚之
黨上意不能無疑汝愚請令近臣舉御史佞胄密諭中司
令薦所厚大理寺簿劉德秀內批擢德秀爲察官其黨牽
聯以進言路遂皆佞胄之人會黃裳羅點卒佞胄又擢其
黨京鏜代點汝愚始孤天子益無所倚信於是中書舍人
陳傳良監察御史吳獵起居郎劉光祖各先後斥去羣儉

和附視正士如仇讎而衣冠之禍始矣侂冑欲逐汝愚而難其名或教之曰彼宗姓誣以謀危社稷則一網無遺侂冑然之擢其黨將作監李沐爲正言沐彥穎之子也嘗求節度使於汝愚不得奏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將不利於社稷乞罷其政汝愚出浙江亭待罪遂罷右相除觀文殿學士知福州臺臣合詞乞寢出守之命遂以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國子祭酒李祥言去歲國遭大戚中外洶洶留正棄相位而去官僚幾欲解散軍民皆將爲亂兩宮隔絕國喪無主汝愚以樞臣獨不避殞身滅族之禍奉太皇太后命翊陛下以登九五勲勞著於社稷精忠貫於天地乃卒受

黥黥而去天下後世其謂何博士楊簡亦以爲言李沐劾
祥簡罷之太府丞呂祖儉亦上書訴汝愚之忠詔祖儉朋
比罔上送韶州安置太學生楊宏中周端朝張衡林仲麟
蔣傳徐範等伏闕言去歲人情驚疑變在朝夕當時假非
汝愚出死力定大議雖百李沐罔知攸濟當國家多難汝
愚位樞府本兵柄指揮操縱何向不可不以此時爲利今
上下安恬乃獨有異志乎書上悉送五百里外羈管侂冑
忌汝愚益深謂不重貶人言不已以中丞何澹疏落大觀
文監察御史胡紘疏汝愚唱引僞徒謀爲不軌乘龍授鼎
假夢爲符責寧遠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初汝愚嘗夢孝

宗授以湯鼎背負白龍升天後翼寧宗以素服登大寶蓋其驗也而讒者以爲言時汪義端行詞用漢誅劉屈氂唐戮李林甫事示欲殺之意迪功郎趙師召亦上書乞斬汝愚汝愚怡然就道謂諸子曰觀侂冑之意必欲殺我我死汝曹尚可免也至衡州病作爲守臣錢鞏所窘暴薨天下聞而寃之時慶元二年正月壬午也汝愚學務有用常以司馬光富弼韓琦范仲淹自期凡平昔所聞於師友如張栻朱熹呂祖謙汪應辰王十朋胡銓李燾林光朝之言欲次第行之未果所著詩文十五卷太祖實錄舉要若干卷類宋朝諸臣奏議三百卷汝愚聚族而居門內三千指所

得廩給悉分與之菜羹蔬食恩意均洽人無間言自奉養甚薄爲夕郎時大冬衣布裘至爲相亦然汝愚旣歿黨禁寢解旋復資政殿學士太中大夫已而贈少保侂冑誅盡復元官賜謚忠定贈太師追封沂國公理宗詔配享寧宗廟庭追封福王其後進封周王子九人崇憲其長子也

崇憲字履常淳熙八年以取應對策第一時汝愚侍立殿上降再拜以謝孝宗顧近臣曰汝愚年幾何已有子如此越三年復以進士對策擢甲科上謂執政曰此汝愚子豈即前科取應第一人者耶崇憲初仕爲保義郎監饒州贍軍酒庫換從事郎撫州軍事推官汝愚帥蜀辟書寫機宜

文字改江西轉運司幹辦公事監西京中岳廟汝愚既貶
死海內憤鬱崇憲闔門自處居數年復汝愚故官職多勸
以仕改奉議郎知南昌縣事奉行荒政所活甚衆升籍田
令制曰爾先人有功王室中更讒毀思其功而錄其子國
之典也崇憲拜命感泣陳疏力辭以爲先臣之寃未悉昭
白而其孤先被寵光非公朝所以勸忠孝厲廉恥之意俄
改監行在都進奏院復引陳瓘論司馬光呂公著復官事
申言之乞以所陳下三省集議若先臣心迹有一如言者
所論即近日恩典皆爲冒濫先臣復官賜謚與臣新命俱
合追寢如公論果謂誣讒乞昭示中外使先臣之讒謗旣

辨忠節自明而憲聖慈烈皇后擁佑之功德益顯然後申
飭史官改正誣史垂萬世之公又請正趙師召妾貢封章
之罪究蔡璉與大臣爲仇之姦毀龔頤正續稽古錄之妾
詔兩省史官考訂以聞已而吏部尚書兼修國史樓鑰等
請施行如章從之及誣史未正復進言其略謂前日史官
徒以權臣風旨刊舊史焚元稹略無留難今詔旨再三莫
有慨然奮直筆者何小人敢於爲惡而謂之君子者顧不
能勇於爲善耶聞者愧之其後玉牒日曆所卒以重修龍
飛事實進呈因崇憲請也未幾贈汝愚太師封沂國公擢
崇憲軍器監丞改太府監丞遷祕書郎辭弗許尋爲著作

佐郎兼權考功郎官嘗因閔雨求言乃上封事謂今日有更化之名無更化之實人才國之元氣而忠鯁擯廢之士死者未盡省錄存者未悉褒揚言論國之風采其間輸忠亡隱有所規益者豈惟獎激弗加蓋亦罕見施用媮安取容無所建明者豈惟黜罰弗及或乃遂階通顯至若勉聖學以廣聰明教儲貳以固根本戒宰輔大臣同寅盡瘁以濟艱難責侍從臺諫思職盡規以宣壅蔽防左右近習竊弄之漸察姦儉餘黨窺伺之萌皆懇懇爲上言之請外知江州郡民歲苦和糴崇憲䟽于朝永蠲之且轉糴旁郡穀別廩儲之以備歲儉瑞昌民負茶引錢新舊累積爲緡十

七萬有奇皆困不能償死則以責其子孫猶弗貸會新券行視舊價幾倍徙崇憲歎曰負茶之民愈困矣亟請以新券一償舊券二詔從之蓋受賜者千餘家刻石以紀其事修陂塘以廣溉灌凡數千所提舉江西常平兼權隆興府及帥漕司事遷轉運判官仍兼帥事初汝愚捐私錢百餘萬創養濟院俾四方賓旅之疾病者得藥與食歲久寢移爲它用崇憲至尋修復立規約數十條以愈疾之多寡爲賞罰棄兒於道者亦收鞠之社倉久敝訪其利害而更張之以兵部郎中召尋改司封皆固辭遂直祕閣知靜江府廣西經略安撫靜江之屬邑十地肥磽略等而陽朔修仁

荔浦之賦獨倍焉自張栻奏減之餘人猶以爲病宗憲請
再加蠲減詔迺損有差三縣民立祠刻石瓊守非才激黎
峒之變乃劾去之改辟能者代其任蘿蔓峒者仍歲寇鈔
爲暴實民何嚮父子陰誘導之崇憲捐金繒付小校使繫
以來寘之法因嚴民夷交通之禁使邊民相什伍寇至則
鳴鼓召衆先後掩擊俘獲者賞不至者有懲先是部內郡
邑有警輒移統府兵戍之在宜州者百人古縣半之崇憲
謂根本單虛非所以窒姦萌廼於其地各置兵如戍兵之
數而歛戍者以歸邕爲邊要害地自狄青平儂智高所以
設扞防者甚至歲久浸弛而溪峒日彊崇憲條上其議朝

廷頗采其言然未及盡用也崇憲天性篤孝居父喪月餘始食食小祥始茹果實終喪不飲酒食肉比御猶弗入者久之

論曰自昔大臣處危疑之地而能免於禍難者蓋鮮矣昔者周成王立而幼冲周公以王室懿親爲宰輔四國流言而周公不免於居東之憂非天降風雷之變以彰周公之德而啓成王之衷則所謂金縢之書固無因而關於王之耳目公之心果能以自明乎公之心能自明則天意之所以屬於周而綿八百載之不祚者寔係于茲不然周其殆哉趙汝愚宋之宗臣也其賢固不及周公其位與戚又非

若周公之尊且昵也方孝宗崩光宗疾大喪無主中外洶
洶一時大臣有畏難而去者矣汝愚獨能奮不慮身定大
計於頃刻收召明德之士以輔寧宗之新政天下翕然望
治其功可謂盛矣然不幾時卒爲韓侂胄所構一斥而遂
不復返天下聞而寃之於此見天之所以眷宋者不如周
而宋之陵夷馴至于不可爲信非人力之所能也汝愚父
以純孝聞而子崇憲能守家法所至有惠政亦可謂世濟
其美者已